

影宋本尚書正義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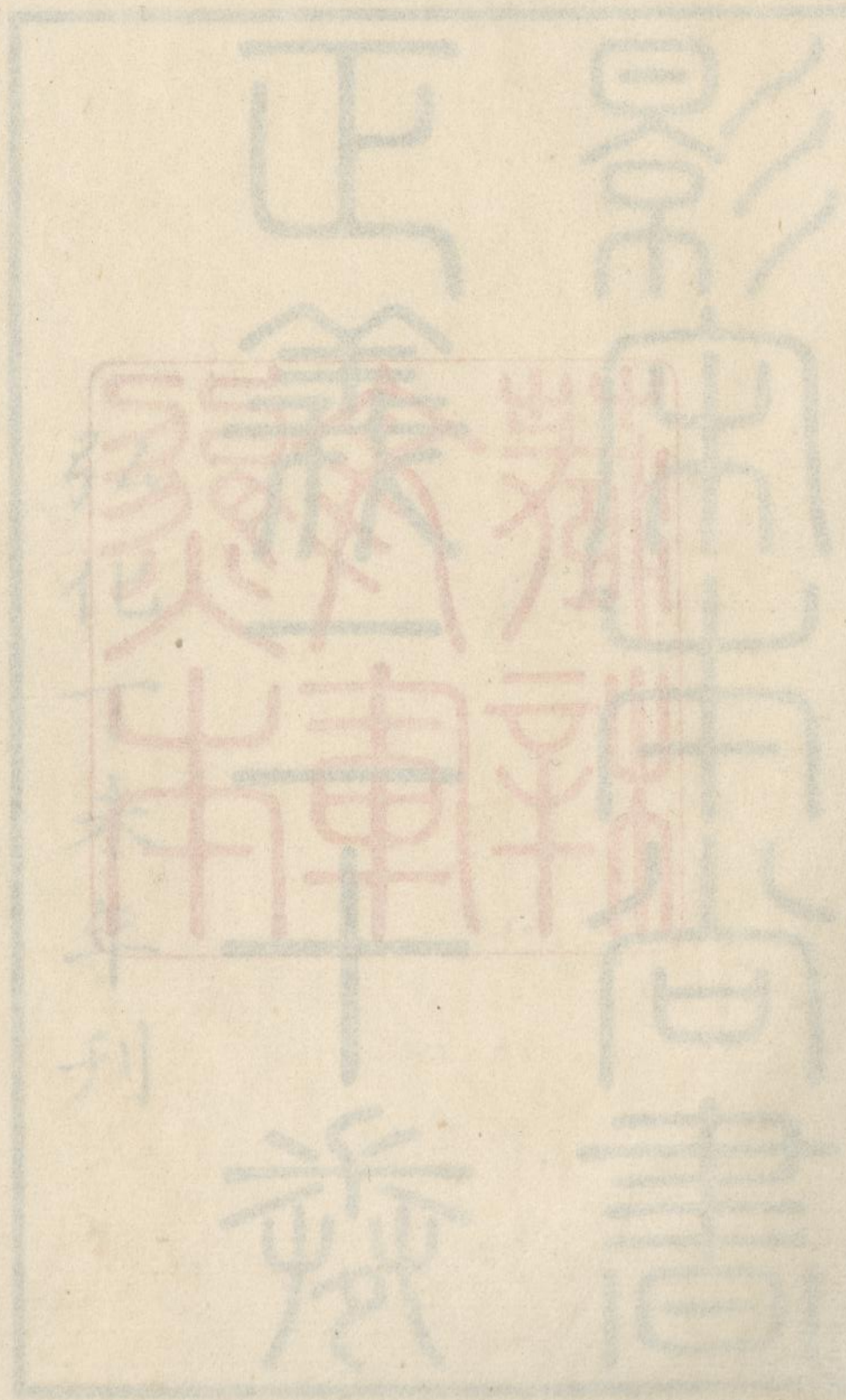
影廬主人尚書
正義二十卷

弘化丁未年刊



影鈔
序
於名
古之徒有不得津逮
於名山石室雖在好
替人
藏之
正義

影鈔宋槧尚書正義
序
咎人珍愛異籍藏之
於名山石室雖在好
古之徒有不得津逮



而窺之者。彼我一也。然其逸於彼。存於我者。亦夥矣。故掛川教授松明。復晚耽古書。既縮刻開成石經。又

影鈔。足利學所藏宋槧。尚書正義。進之熊本源公。愆憑而剗刷之。及刻成。公屬輝爲序。受而觀之。書法圓

適宋代諸諱皆缺筆。其刻在淳熙前後者無可疑。蓋係我永亨年間安房守上杉憲實所寄藏。每卷有上

杉氏題署筆蹟。并皆謄摹存其舊云。因憶曩年閱官庫所儲金澤文庫印記尚書正義單疏本。鋟刻頗精。

字體版式與此本相等。檢乾隆天祿琳琅書目皆無收載。乃知海內外。屢有此二部。而逸於彼。存於我。洵

可謂希世之珍矣。嗟夫。上杉氏當干戈騷擾之際。愛護墳籍。至四百年之後。待公而顯。則方今昇平文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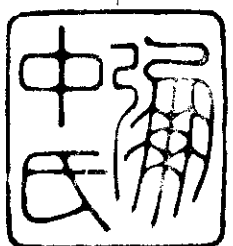
之隆。亦可因公而徵
焉。是乃公刻此書之
素志。而緯序此書之
微意也。矧乎世之攻
漢學者。每患諸經注

疏本多誤脫訛謬。至
近時阮元蒐羅諸本
校勘之。猶有所未盡。
今此書一出。好古之
徒。皆得津逮而窺之。

斯其嘉惠士林也。匪
尠。殆亦公之志然歟。
雖然。或謬謂公之學
確守漢唐者。則不必
然也。是爲序。

弘化四年歲次丁未
十二月

式部少輔林煒撰



例言

細川利和識

一此書原本南宋初所刻。現藏足利學校。室町氏之時。鎌府宰安房守上杉憲實所捐。松崎明復病其無副本。影寫一通。明復本貫係我宗國。因以進呈。筆畫精審。不違毫釐。今取雕鋟。務加精校。其黑闕漫滅。零字缺誤。並仍舊樣。意在存宋版面目也。

一原本脫紙凡十五葉。

第一卷第七葉。第二卷第四十葉。第十卷第十八葉。

第十九葉。第廿二葉。第廿四葉。第廿五葉。第廿七葉。第廿八葉。第廿九葉。第卅葉。第卅一葉。第卅二葉。第卅六葉。後人以別本補足。山井鼎作第十一卷第一葉。考文時猶有。謂之補本。今止存一紙。因刻原補二字於版心。其餘姑據宋十行本。參以考文補之。以僂讀者。亦刻一補字。

一每冊欄上橫書足利學校公用等字。及首尾題署花押。皆係安房守親墨。松竹清風印。卽其圖書記。並照真摹。鐫。

一足利學校亦藏上杉氏所捐周易禮記正義。版式字樣。與此書如出一手。而其禮記。紹熙壬子浙江路茶鹽公事三山黃唐所刻。其自跋云。本司舊刻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則此本爲黃所指。本司舊刻明矣。且以宋諱缺筆刻工名識考之。其刻蓋在淳熙前後。阮元謂注疏合刻易書等。當在北宋之末。按山井鼎左傳考文。引禮記黃跋。紹熙作紹興。阮元不知其爲誤。故有是說。明復進書時。取黃跋置諸卷尾。蓋以證此本爲浙江萃刻之祖也。今因而存之。

一諸卷大題不一其曰正義者蓋襲單疏本舊名也原本標題依而用之今不復改

此

書

下

許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



勅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
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
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
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紀
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
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唐
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善

出 學 校 閤

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日

德邁重瞳

正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舉前朝之盛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

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

則逐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

外 憲 實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

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

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

都勘官朝請太子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
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
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於百王五
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
廢興之由寔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
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

開茲膠序崇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
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
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
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
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
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辯方軌物禦繁
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

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團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
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貫於勲華而垂拱無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
蹟妙理深玄訓詁紛紜文䟽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
進爭出異端未辯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
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
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
綸更令刊定勅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
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
公臣行成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
修國史上護軍齊縣開國公臣李輔光祿大夫吏部
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

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太學
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夫行太常博
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
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
臣鄭祖玄徵事郎守太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
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
臣王具儒等上稟

宸旨旁撫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
臺之奧趣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
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
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
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

國公臣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
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
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
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
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

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
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
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
道以顯聖人其爰煩亂而前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
斷唐虞下終秦曾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興深穿同理經典共積薪俱
燎漢氏大濟區字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
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
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
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
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
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
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
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
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
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

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
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
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
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
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
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
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
於聖軔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之利學校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序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

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恆羣心
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
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
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
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

公

用

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故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疏

古者至生焉義曰代結繩者言

正

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羲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羲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羲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羲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羲則伏羲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

天下也知伏羲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羲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羲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羲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羲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史史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

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
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
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
重門取豫白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
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
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
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
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
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
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
誕宋忠傳云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
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
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
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
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
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
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
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
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
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
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
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冥其刻曰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
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
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
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
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

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雕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

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吏卦乎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

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

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晡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爲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羨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

止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爲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爲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爲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此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脩舊者衆豈皆爲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

或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
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
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
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
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
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
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
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爲皇者
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
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
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
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爲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
帝上數爲皇少昊爲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
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

帝本紀皆以黃帝爲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
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
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
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
氏爲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
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
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
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
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爲五
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
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
央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
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
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
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

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
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
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
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
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
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
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
揆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
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
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
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
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

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去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
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
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
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
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
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
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
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
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
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
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
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
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
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

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况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

為大訓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

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

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書也**正比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

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

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

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

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素說有不

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

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摠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也言土地

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
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
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
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
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
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
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
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

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
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
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
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

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
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
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
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
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
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
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疏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

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
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爲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

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爲文之便不爲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旣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巳云定禮樂即職方在

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疏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

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

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

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

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

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

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

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

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

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

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

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

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

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

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

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

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

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

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

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

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

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

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

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

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

言

上

餘

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立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立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所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疏

所以至其正義

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

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

及秦至屋壁正義

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

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
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
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
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
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
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
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
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
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
年及安國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
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
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疏漢

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
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
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
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
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
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
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
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
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
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

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三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

以藏辟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其尚解上則尚訓爲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爲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書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

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爲義不異禮以唐虞爲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爲然是爲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爲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

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言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曾共王好

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琴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疏

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

故云乃不壞宅耳尚

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疏

悉以至能

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

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前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矣時人無能知也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世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

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九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

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云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摠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

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

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

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

幾有補於將來

疏

承認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

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今注解故云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

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
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
羣經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
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
傳直約省文今得申盡其美明文要義通不假煩
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
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
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
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
又辨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
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
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
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
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

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闡傳
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

所不隱也

疏

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

雖名為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
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
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
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
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
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
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
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

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若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揔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馱俗之爲魅今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宫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宫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

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囚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關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爲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卷第一



影宋本尚書正義

二

且

利

學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

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

校

公

用

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
 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
 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
 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
 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
 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
 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
 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
 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
 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
 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
 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
 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
 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
 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
 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
 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
 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
 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
 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
 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
 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
 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
 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
 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
 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
 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
 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
 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
 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

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虞書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

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

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

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

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

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

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云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

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

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

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

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

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

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

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

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

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

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成有一德十說

長明

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伊陟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

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云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

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浚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岵夷為宅岵夷味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劉剗云臏宮剗割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

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以遠故

孔氏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得猶存

氏亦可以後人辯之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作堯典疏昔在堯

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

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

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

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

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

共九篇稟既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

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

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

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

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

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

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

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

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

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

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

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

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

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

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

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

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

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

帝也

帝也

帝也

帝也

帝也

帝也

帝也

帝也

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
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
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
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
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
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
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
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
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
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
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
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
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
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
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
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

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
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
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
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
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
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
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
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
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
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
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
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
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
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
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傳
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

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

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外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勸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

光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

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

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

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

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

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言堯可為百 疏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

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

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

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

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

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

不名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

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

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

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 曰若稽古帝堯 若順稽考

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堯放也

古道而行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勳功欽敬也言

之者帝堯 化而以勸明文思之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上下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

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 疏 曰

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若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 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

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 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

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

上天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
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
事謂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
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
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
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
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
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
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
而順之今古旣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
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收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
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
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

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
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
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
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爲天經
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 傳勲
功至安者 正義曰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
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
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勲業謂之功
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
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
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
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
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
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
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
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

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
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
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
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
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
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
後讓恭言信讓言克文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
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
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上下至有所限
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
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
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
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

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
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
上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
衆民皆變化化上疏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
是以風俗大和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
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
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
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
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
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
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

五十八
尚二
長明

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人，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服，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眾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

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䟽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

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
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
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
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眾時是釋詁
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
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上是以
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
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
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
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
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
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
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
姓昭明亦是變上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
故得睦得明也

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

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

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

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

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

冬寒無事

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申命羲叔

言其民老壯分耕乳化日孳交接曰尾

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

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

之氣節季厥民因鳥獸希革田之丁壯以助農

也夏時鳥獸毛羽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昧冥也

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寅餞納

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

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立武之中星亦言

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

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稱北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都南稱明

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

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日短星昴以正

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厥民隩鳥獸

毳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帝曰咨汝

羲暨且和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咨嗟暨與也通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

大序上二 尚二 十四 何益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允釐百工
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
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成皆熙廣也言定
官衆功皆**疏**乃命至成熙正義曰上言能明後
廣歎其善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
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
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
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
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爲一歲之曆乃依此
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摠爲一歲之曆其
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摠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
內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
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
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

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
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
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
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
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
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
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斡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
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
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
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
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
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
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
方今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
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

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今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鬣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暮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今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今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

大和 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是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
火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
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
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
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東晉譏馬遷并兩人以
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勾芒黎為祝融不言
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
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
勾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勾
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
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
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
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
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
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郊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
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勾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
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
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
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
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
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
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
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
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
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
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貴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
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
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
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

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爲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酒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

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爲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爲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

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昊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立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且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摠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爲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初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爲政故命羲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爲一物周禮大宗伯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揔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

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

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
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
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
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
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
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
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
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
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
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
春秋而共爲賓饒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
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
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
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實賓出日爲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
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

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
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
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
分朝日又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
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
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
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
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禪於晝則晝多
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
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
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
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
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

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摠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共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

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
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
揔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
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
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
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
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
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 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
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
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傳
申重至之官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
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
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
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

所掌興義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
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
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
故此言之 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
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
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
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
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
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
故就此言之 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
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
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
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
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
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

見也 傳因謂至革改 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
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
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
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
或先或後無義例也 傳昧冥至之政 正義曰
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
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
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
但舉昧谷曰西則隅夷東可知然則東言隅夷則
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
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
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傳餞送至成物也 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
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
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
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

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
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 傳宵
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
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
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
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
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
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月即
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
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
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躔在辰舉虛中
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
之三月 傳夷平至整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
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
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羨悅之狀故為
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

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 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
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
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
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
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
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
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
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
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
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
摩滅也伏生所誦與薛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
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
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摠言此方
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
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

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
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
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
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
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
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
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
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
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摠言
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
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 傳隩
室至溫焉 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
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
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
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 夏

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炙毳
解之傳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
詰文也迺四時曰暮暮即迺也故王肅云暮四時
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
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
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
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
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
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
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暮以一月不整
三十日今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
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
四氣時月之節歲揔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
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天之
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
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
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
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
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
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
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
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
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
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
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
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

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
六十分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
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
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
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
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
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
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
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
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
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
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
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
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

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
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 傳允言至其善 正
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
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
蓋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
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
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 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 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
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

忠信為嚚又好爭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復求
訟可乎言不可 誰能順我事

者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歎美
之辭共工官稱鳩聚

張武

儻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昔帝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曰洛四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

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裹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困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僉曰於鯀

哉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

帝意弗戾圯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岳曰異哉試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可乃已已異已已退也言餘人盡帝曰往欽哉往治

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

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疏帝曰疇咨至弗成正義曰史又序堯事

堯任義和眾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能

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

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

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

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
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
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
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
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
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
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
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
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
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
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
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
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
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
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
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勸其事哉鯀治九

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
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
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爲用也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
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
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
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
掌天地之官正在勸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
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
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
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
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
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
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
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

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為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是言不忠信為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堯薦舉共工以為此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堯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
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
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堯至其功
正義曰驩堯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
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
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
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
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
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
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
之也鳩聚釋詁文僞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
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
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
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
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
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堯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堯以共工比周妄相薦
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浸必漫其上
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
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
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
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
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
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堯之朋黨惡物共
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
愬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
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
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
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
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德
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

六三
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
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
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 正義
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 治四
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令王朝大臣皆號
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
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
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
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
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
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
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
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
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
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
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為害 正義曰湯
湯至為害

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
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
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
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
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
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摠言浩
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
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又治也
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 正
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
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
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
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 傳
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 所舉

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圮，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衆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昇已至乃退。正義曰：昇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

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顥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

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罪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已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也

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

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曰明明揚**

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師錫帝曰有**

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

恥已不若故不舉**帝曰俞子聞如何**俞然也然其

聞之其德**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

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心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

進以善自治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

女子時觀

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

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媯水之汭

帝曰欽哉

欽安人則其所能者大

矣

疏

帝曰咨四至欽哉

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

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

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曰舉其明德之人

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

朝廷眾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

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

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

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象性又傲慢家有三人

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

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

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

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

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

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

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

歷試諸難傳堯年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

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

堯年十六以唐侯外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

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
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學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
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
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
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
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
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
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
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異順至之
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
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
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
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
堪 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己身不德
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

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
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 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日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
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
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
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
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
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
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
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
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
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
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
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
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

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
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
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
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
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
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
何其妄且俗也 傳師衆至言之 正義曰師衆
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
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
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
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
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
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
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
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

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
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
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
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
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
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
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
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
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
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
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
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
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
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

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瞽爲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

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傳諧和至茲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茲惡以下愚難變化今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

之

利

學

校

公

用

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
 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
 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
 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挂刑網非舜養之
 以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
 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
 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
 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 正義曰下言
 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馬鄭王
 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 鄭玄云
 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 孔據古
 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
 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 正義
 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 刑法釋

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
 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
 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
 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
 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子
 時者揔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
 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
 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
 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
 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
 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
 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
 下至虞氏 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
 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

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羨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旣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媯爲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羨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已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

上杻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及

尚書正義卷第二

影宋本尚書正義

三

之利學校

尚書注疏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為庶人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嗣繼也試以作舜典舜典典之義疏虞舜

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

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

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微

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

公 用

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傳 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千百揆賓于四門皆是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重華協于帝 重華謂文德言其光文而行之 重合於堯俱聖明 濬哲 考古道 曰重華協于帝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而行之 重合於堯俱聖明 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 明德信充塞上下 玄德升聞 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 疏 曰若至以位 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正義曰昔東晉

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惠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傳 濬深至上下 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括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

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
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 傳玄謂至微用 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聞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微美也五典之故遂見徵用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 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揆度也度百事揔百官納舜於此官 廢事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業 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

侯來朝者舜賓迎之 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錄 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 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帝曰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來 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 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 使升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 將禪之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 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 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 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 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 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揔錄萬機之政

三

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
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
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
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
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
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
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
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
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
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
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
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舜曰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
父義之等五事也皋陶謨云天叙有典自我五典

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
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
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
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
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
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
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
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友
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
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於兄而兄
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
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
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
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鼓擣

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
 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
 是得其次叙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
 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
 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
 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
 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叙之
 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
 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
 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
 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人若偏居一職不得分
 使元凱 傳穆穆美至凶人 正義曰穆穆美也
 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

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
 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
 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
 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
 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
 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
 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
 擯也 傳麓錄至於天 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
 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
 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納
 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機揆是一事不為異也但
 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
 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
 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

兩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外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鯨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外者鯨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兖

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鯨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鯨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鯨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朝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堯文德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之祖廟
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在察也璿美玉璣衡之祖廟
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肆類于上帝堯

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

旱也祭亦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

祭之羣神謂丘陵墳
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

班瑞于羣后

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

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

疏

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

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噐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

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

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

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

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

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

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

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

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

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囀

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囀

玄暉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
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
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傳在察至
與否 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
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
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
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
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
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
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
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
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
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
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機
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
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

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
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
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
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
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
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
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
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
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
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
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
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
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

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
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
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
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
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
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
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
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
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
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
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
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
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
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既受
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
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
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
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
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
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爲祭名詩云是
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
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
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

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呂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

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誦也誦考功德也應邵風俗通云岳者誦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誦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行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勾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日與之正新君之始也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

岳所宗燔柴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

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遂見東方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

斤兩皆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均同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

一死執貝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

雉王帛生死所如五噐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噐謂圭

以為贄以見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

之三帛生死則否五月南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十有

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恒山歸格于藝祖

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

又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

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疏歲二月至以

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庸正義曰

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

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

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

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

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

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

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

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

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

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

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王之噐

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

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

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

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

岳之禮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

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傳東岳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

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
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
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又上
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
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
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
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
男爲下是其異也 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
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
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
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
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
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
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
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

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
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
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
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
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
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
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
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
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
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
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
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
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

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曰有正與不正故
 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
 宜而變名耳 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太宗
 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
 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
 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
 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
 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
 禹謨云汝祖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
 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立云執之曰瑞陳列曰
 玉 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
 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
 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
 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

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
 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
 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
 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
 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
 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
 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
 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傳卿執至執雉 正義
 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
 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
 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績此
 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
 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傳王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

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白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臣相見其贄同也 傳卒終至則否 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贄己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此岳恒山也衡

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瀟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 朔巡守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 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

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傳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羨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羨故史錄之 傳敷陳至能用 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

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
 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
 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
 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
 天子賜侯氏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
 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
 為營州始封十有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
 殊大者以為其州之
 置十二州鎮有流川則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
 深之使通利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
 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撲
 楚也不勤道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
 業則撻之金作贖刑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
 怙終賊刑青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
 當緩赦之怙茲自終當刑殺之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勅天
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

幽洲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
幽洲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放驩兜于崇

山

黨於共工罪惡
同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
氏之後為諸侯

號饕餮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
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

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

四罪而天下咸服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故作者先叙典刑而

連引四罪明皆徵用
所行於此揔見之

疏

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
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

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
 以一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
 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
 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奸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 傳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公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

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 傳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

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
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
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
法 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
象聖人則之是象為做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
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使或情有差
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
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 傳宥寬至
五刑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
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
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
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
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
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
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
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

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
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
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
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
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
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
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 正
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王
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
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
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傳扑榎至撻之
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稻也
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
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摺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

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
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傳金黃至
贖罪 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
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
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鑄桃
氏為劔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
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
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縮十匹今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
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
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
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
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
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
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
所出以為刑名 傳皆過至殺之 正義曰春秋言
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皆為過也
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摠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
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州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

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饑饉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竒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竒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禱杙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哉方命圯族其事既同知禱杙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竒也鯀爲禱杙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圯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

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止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旣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

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
 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
 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
 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
 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
 成而後以絲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
 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
 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
 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一十七歲
百姓
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
 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疏音二十至八
 正義

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
 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
 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
 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
 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
 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
 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
 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
 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
 二十八載摠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
 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
 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
 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
 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
 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
 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

七蓋誤為七也 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云生日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媼也媼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絕至者遠 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

能使四夷三載紀音言堯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 詢于四岳闢四

門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明四目達四聰廣視

四方使天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咨亦謀也所

下無壅塞惟當敬 柔遠能邇 惇德允元柔安邇近敦厚也

授民時 柔遠能邇 惇德允元元善之長言當安

遠乃能安近厚行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倭難拒

德信使足長善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也倭人斤

遠之則忠信昭於四 疏 月正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

夷皆相率而來服 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

受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

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

六十四卦小五十五
尚三
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
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為已遠聽閣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
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
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
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
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
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
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
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月
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
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
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
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
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
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

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謔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然矣此
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
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
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
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眾賢 正義曰詢
謀釋話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
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
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
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眾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
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
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
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
下必由近且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

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
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
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
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
故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
邇近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
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
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
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
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惇德
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
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
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
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
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

見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

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

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

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

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

地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疏舜曰至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
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

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云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

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之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

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正義曰帝**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

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眾民之難

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

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

曰阻難釋注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

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眾民之難在於飢也稷

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

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

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

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帝曰契百

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汝作司徒劭敷五**

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疏**帝曰契至在

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寬正義曰

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

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劭布其五常之教務

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

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尚

三

公

姦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汝作士

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

次九州之外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無敢犯者因禹讓疏帝曰皐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

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

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

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

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

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

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

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

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猾亂至之致正義

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

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

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

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

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

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至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笞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

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離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臯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

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

疏

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

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

疏

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

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垂拜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稽首讓于夔折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

汝諧

汝能諧

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

疏

傳上謂至

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

相近而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疏**作朕虞正義

彼誤耳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

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

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

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

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

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

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

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陶之

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

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

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

人耳傳雖言及斯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

與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疏**傳三禮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

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

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

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

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

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

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

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疏**傳秩序至之官

主郊廟之官

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

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

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夙夜

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尚三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疏

傳夙

清明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夜深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夔龍二帝

臣名

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寬

而栗

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入虐簡失

入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聲耳

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

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

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疏

帝曰夔至率舞正義曰帝因伯夷

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傳胄長至孝友

正義曰

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

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

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今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傳教之至莊栗正義曰此直而溫和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

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太師去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

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月之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傳倫理至勉之 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 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去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傳

石磬至可知 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踳踳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懼朕師 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我眾欲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 疏 帝曰龍至惟允 正義曰 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

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詰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宜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

勅命欽哉惟時亮天功

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帝曰

天功 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等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主在於汝可得不苟之哉 傳禹垂至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三載考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

升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眾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疏

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

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

眾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

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

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

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外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

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

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眾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

是黜幽之事故其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

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

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

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

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

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

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

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

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

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

化故分北流之禹繼絲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

或如

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

言其始

三十在位

歷試二年

攝位二十八

年

疏

傳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

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

年

疏

傳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

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

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疏傳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

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

月巡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

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

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續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

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

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三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姓

也別其姓族分**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亡**九共**其類使相從

九篇彙飫彙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疏**帝釐至彙飫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

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

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

之

利

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彙
 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
 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
 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篇之
 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
 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傳汨治至
 篇亡 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
 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 傳彙勞飫賜
 也 正義曰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
 是彙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膳加膳
 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
 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注疏卷第三

影宋本尚書正義

四

學

校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

也矢陳

禹成厥功

陳其成功

帝舜申之

申重

也重美二子之言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

益稷

九三篇

疏

皋陶至益稷

正義曰

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

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

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

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

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

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

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

之

公

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
 下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
 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政時乃功
 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羨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
 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
 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
 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
 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
 謀慮不得謂之夔謨大禹謨禹稱大其功
 謨也謨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
 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
 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由

也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
 又羨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
 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
 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
 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
 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曰若稽
 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曰若稽
 古大禹順考古道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外布
 文德教命內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
 則敬承堯舜疏故事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
 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
 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

也 傳言其至堯舜 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
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曰后克
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能敏疾也

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治而眾民皆疾修德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
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

安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
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

人所 重 疏 曰后至時克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
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
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

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
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

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
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

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敏疾
至修德 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
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

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
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寧

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
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

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
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 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

尚四

三

毛

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羨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命所以**疏**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勉舜也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

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

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莫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口

口

口

口

口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
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
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
干求也失道求
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
犯衆興禍故戒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
戒慎無怠情荒廢
疏禹曰至來王
正義曰禹因

則四夷歸往之
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
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
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
之以保已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

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
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

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情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
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

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
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

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密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
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

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

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
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

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
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干求至賤之

六十三小四之七
尚四
五
易象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傳咈戾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

咈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禹曰於帝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升年左傳文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水政以德則民懷之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者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已

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疏禹曰

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

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

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

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

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

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

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

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善政使此善政勿

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

為然汝治水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

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叙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彛倫攸斃禹治洪水彛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 帝曰格汝禹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揔朕師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言己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揔我眾欲

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釋廢

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三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

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眾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己不堪揔眾也

臯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眾皆歸服之可令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

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覺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
 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日老耄百年日期頤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
 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
 布於地故為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
 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臯陶下
 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
 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
 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
 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
 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
 義為主者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臯

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

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

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其賞道德之政

宥有過

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

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罪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心

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疏**帝曰皋陶至之休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正義曰**帝以禹讓皋

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目眾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

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

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眾庶以優寬罰人不

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

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

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

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

皋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傳**雖或至勉之 **正義曰**言皋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

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

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過至之義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據其在上帝禦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帝曰來禹降水尙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尙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尙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

言禹最賢重羨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大也曆

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

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哉

后非眾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

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

此二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

伐惡言口榮辱之主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慮而宣之成於一也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

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外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

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

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

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眾人正義曰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 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眾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 傳民以至
而立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 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因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 傳好謂至於一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
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
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
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
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謂
歷卜之而從其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吉此禹讓之志 龜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
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 禹拜稽首固
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

辭再辭 帝曰母惟汝諧 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

之疏 禹曰至汝諧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任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之

疏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任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

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

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

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

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

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

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

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

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

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

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

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

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

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

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

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疏 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

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

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

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十

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傳受舜至尊之 正義曰舜

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 傳順舜至行之 正

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帝曰咨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祖往也不循帝

道言亂逆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

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

春蟲茲有苗昏

迷不恭

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先王輕慢典教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

民棄

反正道敗德義

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

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幾一汝心力

疏

帝曰咨至有勲正義曰史言禹雖以從我命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眾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弃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勲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吕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眾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吕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吕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絲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至之貌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羨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 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 傳狎侮至德義 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爇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 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 傳肆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者人益之是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天之常道

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

責不責於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鼓瞽瞍夔首鑿齋慄

瞽目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

乎言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得益言為當故拜受而

然之遂還師兵入日振旅言整衆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于羽于兩階

干循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

事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荒服之例去京

疏

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師二千五百里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

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真神况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

于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至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章東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 故贊爲佐也 屈至也 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 屈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 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 德之動天經傳多矣 禮運

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蒲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爲蒲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 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蒲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 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 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其然也 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旣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 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已自責不責於人也 傳慝惡至頑父 正義曰慝之爲惡常訓耳

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
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勢同耳
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
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
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
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
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三
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傳誠
和至易感 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爲皆皆能相從
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
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
智於瞽故言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
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

瞽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 傳昌當至整
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
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
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
振整也言整衆而還 傳遠人至來之 正義曰遠
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
臣共行之也 傳干楯至武事 正義曰釋言云干
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
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
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
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
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閒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傳討而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 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爲帝舜謀

疏

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

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曰允迪厥德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謨明弼諧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兪如何

然其言問所以行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

者在

禹拜昌言曰兪

以皋陶言爲當

疏

曰若至曰

此道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羨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羨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其上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臯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臯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羨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千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作輔翼之且與孔不同臯陶曰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且與孔不同

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

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

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變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

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

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皋陶曰都在至孔壬

正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

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

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

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

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

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

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

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

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

行某事某疏難臯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

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

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

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

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

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臯陶之賢不及

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

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

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

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為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

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

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

載行采事也稱其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

言曰嗚呼人

有德必言其所

有德問其德

以所行之事為

至可知

如此九者考察

其成敗以示教法欲

此實甚佞堯不能

難者俯同流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有德欲使在上

論語云如有禹曰

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

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

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温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 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 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在矣上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日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舍羽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

疏

日宣至其凝

正義曰臯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

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
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
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 傳三
德至大夫 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
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 傳有國
至諸侯 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
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
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
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
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
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
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 傳翁合至在
官 正義曰翁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
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
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
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
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
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

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久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疑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無教逸欲有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天叙有典勅我**

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

同敬合恭而和善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

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

無

治事不可

疏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臯陶既言用人之

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

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醇厚哉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 傳不為至之常 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傳

兢兢至之微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傳曠空至其才 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 傳天次至天下 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

是為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
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
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
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
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
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
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
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
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
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
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
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
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
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
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
皆以衷為善此文合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
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
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
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
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
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
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天
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

為聰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
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畏之効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
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

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

致行 禹曰兪劄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 皋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玆負玆負襄哉言我未有所知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 **疏** 曰此承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

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

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

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

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

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

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乃承之以謙

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
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
白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徒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

影宋本尚書正義

五

尚書注疏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禹稱至名篇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正義曰禹

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

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

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

陶謀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

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臯陶曰

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

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子乘四載隨山

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

也既且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州名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既稷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既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

鮮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魚鹽徙山林木徙川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米食曰

下由此為治本臯陶曰俞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疏帝曰

汝昌言正義曰臯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

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

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

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

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

車輻標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

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

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眾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眾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臯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為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曰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

墊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 山行即橋 延 遙 徐廣曰橋一作輦 凡 玉輦直轆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橐泥行乘莖 好 絕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榻居足毳行如箕 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榻或作橐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毳為一橐與榻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

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入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使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

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
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
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

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
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
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
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
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禹曰都帝
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惟

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惟動丕應直後志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天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

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禹曰都至曰俞正

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
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

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
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
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

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
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

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
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

五 余義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
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
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正
義曰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
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
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
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
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
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
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
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
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

其志心入禹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布力立治之功予欲觀古人之

象象欲觀示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

蟲雉也畫三辰山龍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

華蟲於衣服旌旗廟彝樽亦以山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

龍華蟲爲飾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

諸侯自龍衮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潛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

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汝

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衆

為非者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侯以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

不是者使當察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明善惡之教笞撻

記識其過改悔與共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格

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

以刑疏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

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

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

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

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

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
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摠勅之敬其職事哉汝
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
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
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
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
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
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
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
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
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
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
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
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

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
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
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
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
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
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
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
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
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
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
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
旗 正義曰栢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
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

在星下摠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今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雞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必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

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爲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彝鳥彝

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禮云為天

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蕭蕭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

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
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
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也周禮
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為虎也此經
所云凡十二章日月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
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紼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
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
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
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
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
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
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

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
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
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虎雉毛淺毳是亂毛
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摠
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大迴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 正義曰此言作服汝
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
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
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
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
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
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
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
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
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
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

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
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
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為然以
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
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
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
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
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
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
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
所以經有宗彛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

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
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
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
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
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
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
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
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
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
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
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
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
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
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

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
於人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
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
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
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
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
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
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
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
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
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
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
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
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

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
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為曲若
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
近至察之正義曰罔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
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
之辭故勅之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
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
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
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
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
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
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
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
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筮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

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撝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

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

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傲

虐是作罔晝夜頌頌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頌頌肆惡無休息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

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

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

公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

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

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各迪有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

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為

不得就官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蹈

善惡分別

疏

禹曰至惟叙

正義曰禹既得

汝治水之功有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

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

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

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

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

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

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

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

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

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

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

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為

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頡頏然恒為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

之序訓光為充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
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
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
也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
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為國君故今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
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
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
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
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堯子 正義曰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
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
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
傲戲而為虐也頌頌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
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
至得嗣 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
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
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
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
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
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
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
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
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
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
之者創其行之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

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
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
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
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
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
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
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
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
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為昏者絲放而未死
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
絲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
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
而聞啓位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
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
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

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
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
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
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
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
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
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
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
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
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
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崙崙山東南地方
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弊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皋陶方

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故皋陶斂行其九德

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

疏 皋陶至惟明正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斂行九

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美之 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 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

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

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皋陶

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

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

夔曰夔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戛擊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

推先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明球弦

鍾簫各自互見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

相率而舞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
簫見細器之

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

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疏夔曰至允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諧正義

曰阜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

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夔擊祝鳴球玉之磬擊搏拊

鼓琴瑟以誦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

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

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

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

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蹢蹢然堂下之樂感亦

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

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

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眾正官長

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

為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

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敔祝敔之

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章
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
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
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
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
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
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
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
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
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
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
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
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
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
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
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啟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
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
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啟當櫟
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 傳丹朱至有德 正義
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
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
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
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
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
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
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
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
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傳
堂下至互見 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
啟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啟其事是
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啟也言堂下堂上合

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踰踰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踰踰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踰踰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

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籥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踰踰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治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 帝庸作歌曰勅天

之命惟時惟幾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

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皐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

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

職屢省乃成欽哉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

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續賡

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

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帝拜曰俞往欽哉

拜受其歌

是

利

學

校

戒羣臣自今以**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往勗其職事哉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

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勗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勗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眾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勗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勗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眾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典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令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

公

用

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
 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
 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
 言成其義也 傳叢脞至申戒 正義曰孔以叢
 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
 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
 重戒也庶事萬事
 為一同而文變耳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正義卷第五

影宋本尚書正義

六

之利學校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疏

禹別至作貢正義

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



公 用

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
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
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
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
連言之 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
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
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
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
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
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
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
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
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
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
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

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
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
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
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
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
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
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
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
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 禹貢 禹制九州 正
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州貢法 義曰此篇

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
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嶠
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
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
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
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成受錫之事

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

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

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

岳大川四瀆定其

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

差秩祀禮所視

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

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

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

疏

冀州

正義曰九

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
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
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
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
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
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
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
在冀州東南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
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
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
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
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
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

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為
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
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於
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
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
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
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
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
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
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
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

孔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

疏 傳

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
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

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
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
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
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
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則壺口西至梁山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
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
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
為郡名岳太岳在
太原西南 **疏**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
山南曰陽 **疏** 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
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
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
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
即此大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
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

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
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疏 傳覃懷至衡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
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

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
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
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
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
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
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

肅云衡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而壤 **疏** 傳

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 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

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 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

故不得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言色也 **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賦 **疏** 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 賦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

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 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

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則入穀不貢是 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

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 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

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 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 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

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 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

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 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

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 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

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 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

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上有下上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

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 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

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疏**傳頓至是乎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

已可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耕作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維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

朱

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傳海曲至害除**疏**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除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與孔不同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

傳碣石至餘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

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

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
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
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
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
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
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
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
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
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
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
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
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
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
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

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
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
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
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
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
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
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
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
言**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疏**兗州傳東南至
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

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
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
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
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
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

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疆
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
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
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真
本九河既道州界平原以北是**疏**傳河水至

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
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
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
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
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
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
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

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
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
疏九河用功雖廣眾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
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
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
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
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
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
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
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
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
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
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
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
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

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雷

夏既澤澨沮會同雷夏澤名澨沮此澤傳雷夏至

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澨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土既蟄是降

丘宅土地高曰丘大水去民疏桑土至宅土正

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丘云非

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士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厥土黑墳墳起厥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疏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

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田第厥賦貞貞者為土下濕故也

也州第九賦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彖正與九相當疏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

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

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

他州同 **疏** 傳治水至州同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

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

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絲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

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

言十三載者并絲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

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

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

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

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

州平兗州平在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

舜受終之年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

桑蠶織文錦綺之屬 **疏** 傳地宜至貢焉 正義曰

盛之篚篚而貢焉 **疏** 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

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

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

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

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

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

前六

十一

余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公
 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公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
 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
 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
 浮于濟潔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
 浮汶入濟以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疏

青州傳東北

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
 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
 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
 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
 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

嶠夷既略濰淄其

道

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

傳嶠夷至故道正義曰嶠夷地名即堯

典宅嶠夷是也嶠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
 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
 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
 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
 山萊蕪縣原山東北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

復其**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
 斥鹵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上**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畎絲枲鈔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

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

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泉
麻也鈎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

故貢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厥筐屨絲**屨桑蠶
之也

瑟**疏**傳屨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屨桑山桑
郭璞曰柘屬也屨絲是蠶食屨桑所得絲韌

中琴瑟**浮于汶達于濟**疏浮于汶正義曰地
弦也

萊蕪縣原山**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淮
西南入濟也

沂其艾蒙羽其藝二水已治二**疏**徐州傳二
山已可種藝水至種藝

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

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
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

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
南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大野**

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傳大
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野至

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
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

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而漫溢今得豬水
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

可耕**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漸**疏**傳
進長包叢生土

黏至叢生正義曰埴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
瓦謂之埴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

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埴也孫炎曰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埴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埴漸苞

謂長進叢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厥**
言其美也賦第五

賦第五

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

土苴以白茅茅取其

疏

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

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

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

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稱藉

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

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

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

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

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

有此說故先儒**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

之言皆同也

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名淮夷二水出

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

疏

傳夏翟至琴瑟正義曰釋鳥云翟

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

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旒析羽為旌用

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

泗濱浮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蠙珠及

疏

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

美魚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

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

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

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

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

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

貢

九

昌

九

昌

九

昌

九

昌

九

昌

九

昌

九

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

篚玄織縞玄黑縞縞白縞織細也**疏**傳玄黑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縞也史記稱

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縞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

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疏揚州傳彭蠡至此

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彭蠡是

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

故稱陽鳥冬月所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

於此彭蠡之澤也吳南大湖名言三江**疏**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

已入致定為震澤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

秦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

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

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

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篠蕩既敷篠竹箭蕩

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大竹水去 **疏** 傳篠竹箭篠大竹 正義曰釋草云已布生

李廵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炎曰竹關節者曰篠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篠為大竹 **厥**

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 喬高也 **疏** 傳少長曰夭 正

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 **厥土惟**

塗泥 濕地泉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第

九賦第七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疏** 傳金銀銅也

摠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為金三

品者銅也 **瑶琨篠簜** 瑶琨皆美玉 **疏** 傳瑶琨皆美玉

者也王肅云瑶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毛鳥羽 **疏** 傳齒象至豫章 正義

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 **疏** 曰詩云元龜象齒知

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

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宜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

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

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

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

於**島夷卉服**南海島夷**疏**傳南海至葛越正

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

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翼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

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立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厥篚織貝**織細紵

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厥篚織貝**貝水物**疏**

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

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具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立云貝錦名詩

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厥**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包橘抽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疏**傳小

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

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

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

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

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

金之工掌執金

錫之齊故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公

入淮自淮入海

疏傳順流至入泗

正義曰文十

荆州

北據荆山南

疏

荆州

傳北據至之陽

正義曰

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
其南至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

為宗宗

疏

傳二水至宗尊也

正義曰周禮太宗

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
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

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
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

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

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
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

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九江孔殷

江於此

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為九道甚得**疏**

傳江於至之中

道訓孔為甚躬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
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

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

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

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
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
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淝江三曰烏白江
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
提江九曰茵江雖名**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
起近代義或當然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
疏傳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
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
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
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
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
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
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
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鄴江首出江南

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
豭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
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
都水縣掄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太穴中通峒山下西
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
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
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
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
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
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
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
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
作又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
疏傳雲夢至丘水去可為耕作畎之治

五十五
前六
九

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厥土惟塗

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 厥

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 疏傳土所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 棗 榦 栝 柏榦栝也柏葉 疏傳榦栝

正義曰榦為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栝為上知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栝柏葉松身陸機

毛詩義疏云棗榦栝漆相似如一則棗似榦漆也棗栝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

榦弓榦莫若栝 礪 砥 砮 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木故舉其用也 疏傳砥細至朱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

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

故云朱類王肅 惟 筥 箛 楛 三 邦 底 貢 厥 名

云丹可以為采 疏傳筥箛

筥箛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正義曰箇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籥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籥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包橘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包傳橘柚 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之字皆從匭匭亦從匭故匭是匭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匭菁茅匭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匭菹茅以匭傳匭匣至縮酒 正義曰匣是匭之別縮酒 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薹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蕒菁也蕒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

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菹菹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厥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厥玄纁璣組璣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疏傳此州至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

尚六 二十一 吳決

七入為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疏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錫命而納之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貢之也疏浮于江沱潛漢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逾于洛至于南河

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疏浮于

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荆河惟豫州

南

至荆山北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
距河水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泗池山瀍出河南北疏豫州傳伊出至入河
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泗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滎波既豬

滎澤波水已成遏豬

疏

傳滎澤至遏豬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

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

榮澤在其縣東言在榮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立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南北多而得名耳疏傳荷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名在荷東北水疏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流溢覆被之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厥

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壚壚疏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厥貢漆臬絺紵厥

筐織纒纒細疏傳纒細絲正義曰禮喪大記

新絲耳纖是錫貢磬錯治玉石曰疏傳治玉至

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

黑水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

之墳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岷嶓既藝沱

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疏傳岷山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岷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道既**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之地致**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功可藝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

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

地之名致功可藝**厥土青黎**色青黑**疏**傳色青藝與平互言耳

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厥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疏**傳田第七第九三等

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

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

也**厥貢璆鐵銀鏤奴石磬**璆玉名**疏**傳璆玉至鏤剛鐵剛鐵正

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熊羆狐**

狸織皮貢四獸之**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皮織金罽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言皮

者毛附於皮故**西傾因栢是來浮于潛逾于**以皮表毛耳

沔西傾山名栢水自西傾山南行**疏**傳西傾至曰因栢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正義曰

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相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相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相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入于渭亂于河

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

疏

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

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龍

門之河在冀州西

疏

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弱水既西導之西流

弱水既西

導之西流

疏

傳導

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也

涇屬渭

言治涇水入於渭

疏

傳屬逮至

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

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漆沮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既從澧水攸同

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疏**傳漆沮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闕駟

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

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

扶風鄠縣東南北**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過上林苑入渭也

荆之**疏**傳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

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終南博物至于鳥**

鼠三山名**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言相望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

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

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原隰底績至于**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

猪野下濕曰隰猪野**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地名言皆致功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

云猪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猪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

隰函地從此致功**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西至猪野之澤也

居三苗之族大有**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次叙美禹之功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

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檇杻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

厥土惟

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

傳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琅玕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疏**傳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崑崙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疏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公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

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

渭納

逆流曰會自渭

疏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

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崐崙析支渠

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叙美

禹之功及

疏

傳織皮至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皆戎狄也

布有此四國崐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髡從之此是羌髡之屬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崙為山謂別有崐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導于岍及

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疏

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

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 逾于河 此謂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龍門 **疏** 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西河 **疏**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山三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在冀州太 **疏** 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岳上黨西 **疏** 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厓柱**

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 **疏** 傳此三至東 正義曰

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厓柱厓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厓柱至王屋在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疏 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潯施濇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傾朱圍鳥鼠 西傾朱圍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

山 傳西傾至南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圍在天水翼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

者皆雍州也 **至于太華** 相首尾 **疏** 傳相首尾而東 正義曰地理志

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 **熊耳外方桐** 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栢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 **疏** 傳四山至相備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

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穎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

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

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

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 **導嶓冢至于荆** 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山 漾水出嶓冢在梁州 **疏** 傳漾水至荆州 正義

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 **内方至于大** 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别 内方大别二山名 **疏** 傳内方至所經 正義曰

在荆州漢所經 **疏**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

別在荆州漢所經 **疏**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

別在荆州漢所經 **疏**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

別在荆州漢所經 **疏**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

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 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疏**

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相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

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 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

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 **導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 **疏** 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

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言自某山者
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
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
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
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
嶽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
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
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
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
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
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
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
沙之東不得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導
在其西也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

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積石至于龍門

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疏

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
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
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
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

行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疏

傳孟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東過

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

疏

傳洛

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巨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

疏

傳降

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反下江聲

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會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為九河其北分為九河以殺臆不可從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疏傳同合至叙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云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

擘冢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導漾東流為漢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疏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擘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

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

又東為滄浪之水別流在荆州

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荆州

過三澁至于大別三澁水名入南入于江觸

荆南

東匯澤為彭蠡匯迴也水東迴

東為北入江

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疏傳自彭至入

正義曰

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

五十五

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
三江既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
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
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
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
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
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
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 **岷山導江**
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疏

傳江東至東行

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

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

傳澧水名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

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
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
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
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
澧亦為水名 **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分為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疏

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迤北會于匯

迤溢也東溢分流

疏

傳迤溢至彭蠡

迤言靡迤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

聚台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迤者為

南江孔意或然至 **東為中江入于海**
有北有與會史異文耳
正義曰地理志云湖南

疏

傳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曰地理志云湖南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導沈水東流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導沈水東流

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傳言在温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

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入于河溢

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為榮 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

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

還清故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丘再成 疏傳陶丘丘再

可知也 正義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

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荷 荷澤之水 又東北會于汶

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 而東導淮自桐柏 桐柏

南陽 疏傳桐柏至之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

之東 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

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

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 與泗沂二 疏傳與泗至入海 正

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

小四百八十七

尚六

三十一

濟

鼠為鼯李巡曰鷦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鷦鷯如人家鼠而短尾鷦似鷦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牡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汭司空縣入河東會于澧又東會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

于涇 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漆沮水

名亦曰洛水 **疏** 傳漆沮至翊此正義曰地理志出馮翊北 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

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導洛自熊耳 在宜陽東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北會于澗瀍 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合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合於鞏之東 九州攸同 所同事 四隩既宅 四方之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

土穀甚修治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交俱也衆土言政化和

壤墳廬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疏九州至中邦正

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今九州

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

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

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

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

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

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

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

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摠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

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

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

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

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

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正

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

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 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還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

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

疏

常自以勸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勸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叙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

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妣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

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巨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

疏 五百里甸服 正義治田去王城五百里 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

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今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傳規方至百里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王治田故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者禾稟曰總入之供餉

國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摠馬 **疏** 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結禾穗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

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疏**

傳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獲禾鐵也說文云銍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結服**結稟也

疏傳結稟也服稟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結之設結亦稟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

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

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

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

遠輕而近重耳**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疏**傳

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

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

是服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疏**傳侯服至主一

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二百里男**

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邦**男任也任**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

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三百里諸侯**

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

候故合三為一名**疏**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

為王者斤侯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五百

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

疏

正義曰綏安至政教

詰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勣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服舊有二名**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皆**疏**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同**疏**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疏

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

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疏

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

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見其踈遠之義也

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疏

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

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要

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

又簡略於要**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疏傳以文服之蔡也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言蠻者

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

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

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

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

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

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

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

逼近夷狄要束始**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來不可委以兵武

俗凡五服相距為方

五千**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

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

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

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

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

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

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

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 被及也 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也 加於四海

故堯錫玄圭以彰疏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

顯之言天功成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

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

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

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

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

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

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

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

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

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

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

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叙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

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

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

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第六

--	--	--	--	--	--	--	--	--

影宋本尚書正義

七

尚書注疏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立

疏與

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

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

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

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

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

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

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甘誓甘有扈郊地

其由嗣立故不服也甘誓名將戰先誓疏甘誓

義曰發首二句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

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

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

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嗣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

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尚一

一

五功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

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

天用勦絕其命

失道故勦截也

今子惟恭行天之罰

欲截絕之言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

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

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用命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

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

戮汝孥

也非但止汝身辱

疏

大戰至戮汝正義曰史官及汝子言恥累也

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

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

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

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

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

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

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王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王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卿為軍將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

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摠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見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

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葷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躬豈敢言病卻

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

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

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

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

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

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

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

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

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

所以刑賞異處者社王陰陰王殺則祖王陽陽王生
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
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勳
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
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
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
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
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
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疏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
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

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
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不得反國
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
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
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 五子之歌 啓之五
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啓之五
名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
篇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
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其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
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啓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
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
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
父以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 滅厥德黎
言之

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

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

僕于洛之汭五

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叙

怨

疏

太康至作歌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

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

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

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今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

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

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

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

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

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
立也 傳述循至叙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

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
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

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其
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
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
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畏敬小民
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
見是謀備其微 予臨兆民慄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
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
不驕則高而不危 **疏** 其一至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
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

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
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

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
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

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
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

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
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

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

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
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

大十九

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 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 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作禽荒

作為也迷亂曰荒 色女色禽鳥獸

疏

傳作為至鳥獸 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

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 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甘酒嗜音

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 高大彫飾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

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有一必三况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

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也其四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

也言仁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

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也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

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

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

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

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也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

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

足

利

學

校

之

公

云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

姓仇子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怵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怩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疏其

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

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怵怩羞慙由太

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弄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曰相二年

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弄距於河不得復反

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

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用

也

受王命胤征奉辭罰疏義和至胤征正義曰義

往征之胤征罪曰征胤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

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

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

胤征傳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

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

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

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

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

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

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

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

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正義曰奉責讓

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

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胤侯命掌六師胤

太康而立其弟胤侯命掌六師胤侯掌

仲康為天子胤侯命掌六師胤侯掌

馬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

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疏惟仲康至徂

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

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

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

之傳昇廢至天子正義曰以昇距太康於

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

襄四年左傳云昇因夏民以代夏政則昇於其

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昇必是昇握其權

知仲康之立是昇立之矣故云昇廢太康而立

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

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昇耳昇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侯命掌六師胤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胤侯掌六師胤侯掌

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踈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勅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

安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

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

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宜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官師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疏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

和告于所部之眾曰嗟乎我所有之眾人聖人有

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

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

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

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

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

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

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

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

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

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道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眾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猶尚相規見上之

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傲擾天紀遐弃

厥司傲始擾亂遐遠也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

走供救日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其官而無聞知

之百役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

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聞錯天象言昏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

之法四時節氣望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

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象後

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疏惟時至無赦正義

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疏曰言不諫尚有刑廢

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

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

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

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

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

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

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

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

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

李何

政

周

謂

後

義

廢

刑

瞽

人

節

法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四

政

周

謂

後

義

廢

刑

瞽

人

節

法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日之事是羲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

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
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
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
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
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
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
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
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
救日食之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
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
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
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
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
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
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
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
引政典而不書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
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
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之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
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
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
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
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
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
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
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

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王命行王誅謂殺酒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

允濟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

信無功**其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疏**今予至戒

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

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

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

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羲和之

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

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

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

將軍威嚴**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

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
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
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
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
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酒之身義和之罪
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
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
族故傳言此也 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
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
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 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
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
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
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
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
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

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
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自

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

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

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

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
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 正
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
勤殖功業十四出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
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
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
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
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
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
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
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
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
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
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
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
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
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
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
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祿初與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
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
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
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
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
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
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
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
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
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
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
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
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
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
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
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

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
 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
 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
 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
 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
告帝嚳也
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
 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
 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
 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
 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
 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
 伐始於葛**作湯征**述始征之
 之事也**伊尹去亳適夏**伊
 字氏湯**疏**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
 進於桀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
 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
 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代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
 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
 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
 與此**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
 說殊**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疏

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

作汝鳩汝方

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云

尚書注疏卷第七

影宋本尚書正義

八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曹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

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

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滅

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

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

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共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勸誓眾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一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

乎謚言

湯誓

戒誓其士眾

疏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是也

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故備言之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民命誅之今順天今爾

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眾

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予惟聞汝眾言

不憂我眾之言夏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謂征賦

重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

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

食盡其言偽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

王曰

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

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天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

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

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眾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剥之政於夏邑斂我貨

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

之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為割剥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

上和協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
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
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
力勿犯法也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
也傳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
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
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
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
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
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
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
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
周不取后稷封郃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
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
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
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
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
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
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
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
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
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
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
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
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
上合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
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
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
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

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 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此桀於日 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 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 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 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 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 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 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 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 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 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 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 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 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 之鄭立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梟鄭意以爲實 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没入縣官者也 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 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梟人 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 湯既勝夏 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没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 欲遷其社不可 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 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 作夏社疑至臣扈 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正義曰湯既伐 可遷之義疑至及 疏 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 臣扈三篇皆止

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勾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
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
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
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
革命剗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
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
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
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
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表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
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

之興當為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
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
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
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
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
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
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
禮記云夏之喪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
以夏喪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
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
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
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

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

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股俘厥寶玉三股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

神使無水旱之疏傳三股至寶之正義曰湯伐災故取而寶之三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

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

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

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股而還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奚仲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

之後疏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

還不言歸自三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如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
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

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

明是治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

民亂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言

之者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疏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

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

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

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虛於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民乃桀之大罪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簡賢附勢寔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

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

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疏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

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
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
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
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
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
稱味爽謂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未大明也 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吝 用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能成 王業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 疏 懋
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
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
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
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

善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
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
此行尚為仲虺所稱 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豳狄怨 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
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 曰奚獨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後予
後予 怨者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舊謂初征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 推

三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疏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

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立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且良士皆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

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不憚怠 自滿志盈溢 疏 德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
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
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
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
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
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予聞曰能

自得師者王

求賢聖而事之

謂人莫已若者亡

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道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嗚呼慎厥

終惟其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

殖有禮覆昏暴

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道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以伐

桀大義

疏

湯既至湯誥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

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

疏

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

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大上帝

天也衷善也

疏

降衷于下民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

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

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罹被荼毒苦也

不能堪忍

疏

弗忍荼毒此菜味苦故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

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

言百姓非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

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行天威謂誅之

敢用玄牡敢昭享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疏

敢用玄牡

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牲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牲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牲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也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牲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秦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牲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

命 **疏**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 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聿求元聖與

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

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 **疏** 天命至允殖 正義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曰桀以大罪身即黜

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俾予一

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責飾易序卦文也

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大夫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疏傳此伐至眾心正義曰經言

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

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眾心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慄慄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愒

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彛常愒慢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疏惟

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

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

亦有終世之美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疏咎

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

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

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

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稱

元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凡三篇其二立

疏 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

湯既没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

訓肆命祖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

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

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

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

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

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去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

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

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

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

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

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

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

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

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

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

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

甫謚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

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

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疏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

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

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

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

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

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

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

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

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

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

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

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

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

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

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

羣后咸在

在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

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

焉

疏

傳湯有至稱焉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

商家一代之大祖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

疏

傳先君至禳

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

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

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

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疏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

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疏

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惟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

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

惡之由無不在

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

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疏

立愛至四海正義

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

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

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

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脩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疏

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

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

言理 疏 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

情是能 為下克忠

事上 竭誠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

疏

檢身若不及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

自大以卑人不足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

懼動而無過以至為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求

賢智使師輔於爾

制官刑備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飭戒百官

曰敢有怛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

歌則廢德事鬼

敢有殉于貨色怛于遊畋時謂淫風

求

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

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

國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

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淫以墨蒙士

疏

曰敢有至蒙士正

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

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

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

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

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

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

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

直之諫踈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

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

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

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

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

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

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

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

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

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

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頷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勤身念祖德 例謂下士也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疏

聖謨至孔彰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善祥

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

則天下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

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疏

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

萬邦賴慶况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

傳苟為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

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此
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
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
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
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
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幾由至
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幾由至矣言惡有類以
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
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
肆命 陳天命以徂后 陳往
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戒太甲亡 徂后 古明
君以 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

不知朝政
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

三篇疏

太甲至三篇
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

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

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

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 傳不用至

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

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

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曰

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

葬地也 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
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
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豕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

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

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 **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 **疏** 惟嗣至阿衡 正義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

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 傳阿倚至

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

鄭立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

以承順 **疏**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天地 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

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

下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 **疏** 居業天下之眾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

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

基業宜念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祖修德

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

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

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若

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

於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疏

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

五十三

尚書八

五十五

方至

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 **疏** 傳未能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止莫其終從已也

言習行不義 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 疏 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

惑怪之 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

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

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

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

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

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

見廢退必當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 疏 傳往入

改悔為善也 居憂位 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

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

故太甲能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

終信德也 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年三月服闋 伊尹以

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 疏 惟三至于亳

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

般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

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

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

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

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帝吳

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躬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躬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文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躬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躬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立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

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

相匡故須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 皇天眷佑 君以生 君四方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

乃天之顧佑商家是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 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 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身 疏 傳遠召至其身 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 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 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可逭

孽災逭逃也言天災

疏

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
妖猶大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
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
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
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
桑穀生朝高宗唯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
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宜室是不可
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
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
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

伊

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

疏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

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
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
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
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
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
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
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
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
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
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
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

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

無有不忻喜與其至無罰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湯

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

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

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

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

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奉先思孝接下

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

思恭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

以不驕慢為恭

視遠以疏傳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

聰聽德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

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

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

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聰

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

疏惟親能敬身者疏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告於王翼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
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
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
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

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

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疏傳言安至所法

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

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

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疏惟明明后 正義曰

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今王嗣有令緒

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

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

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始慮終疏慎終于始

懼以保其位於終思始疏正義曰欲慎

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

以自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人元良萬邦

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

下得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其正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

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

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況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故以**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戒之**疏**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伊尹既復政厥**

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

伊尹至于

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

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之耳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

不能常其德

疏

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

湯伐而兼之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

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言天不安桀所

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

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

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

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

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

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之佑助一德所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

求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

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

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

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

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

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

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今嗣王新

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

其德戒勿怠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

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

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

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

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

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

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

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

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

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

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

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

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

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

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

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

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

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

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德無常師至善為師**言臣亦當一德也非一方以善為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主乃可師**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又曰一哉王**故曰大

心能一德**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為王而

今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疏**嗚呼至觀

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

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
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
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
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
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
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
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
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
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
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
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
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
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
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
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
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
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
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疏

無自
至厥

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
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
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
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
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
沃丁既葬伊

尹于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

尹事

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

疏沃

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
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
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
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
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
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
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
公禮葬未必有文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
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太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云

疏

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

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
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
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
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
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時
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戊
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 傳伊陟
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
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
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
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
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
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
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
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
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謚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
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是言妖不勝德也 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
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
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
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新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疏

太戊至原命 正義曰言太戊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
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
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
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仲丁

足

利

學

校

之

公

遷于蹠

太戊子去

疏

仲丁遷于蹠

正義曰此三

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蹠與居相亦事同

也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

也地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地也李顥云蹠在陳留浚

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蹠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

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大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

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作仲丁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蹠去亳也

亡義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 作河亶甲 祖乙

名在河北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

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作仲丁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蹠去亳也

亡義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 作河亶甲 祖乙

圮于耿

亶甲子地於相遷於

疏

傳亶甲至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

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

地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

向蹠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

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

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

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

也 月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嚳相作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祖乙
士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致

尚書注疏卷第八

影宋本尚書正義

九

芝 利 學 校

尚書注疏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上杉安房守藤原實實寄進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彤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

民

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作盤庚三篇

疏

盤庚至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傳自湯至亳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辯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

尚書

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辭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辭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哲不見辭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傳胥相至怨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

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馮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馮鹵不可行化故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

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
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 盤庚殷王名

疏

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
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

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
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
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
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目盤庚誥者王
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
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
見他義 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謚法成
王時作故相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
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
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
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
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

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
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
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
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
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
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

庚遷于般

亳之別名

民不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

率籲衆感出矢言

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

曰我

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重我

民無盡劉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不能胥匡以

生卜稽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先王有所服行

敬謹天命如此尚不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常安有可遷輒遷

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知天之斷命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

若顛木之

有由蘖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

天其永我

命于茲新邑

言天其長我命於

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言我徙

疏

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

亳之躬地其民不欲適彼躬地別有邑居莫不憂
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
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
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
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
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
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
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
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
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表更求
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躬
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
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
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

絕我殷王之命復去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
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 傳亳之別名 正義

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
去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

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
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

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捷彼殷武是單稱之
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

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
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

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
去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 不欲往彼殷

地別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
即裕也是寬意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

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去其直如矢故以
矢言為正直之言 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

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
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 傳劉殺至殺故 正

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
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

殺故也 傳言民至所行 正義曰不徙所以不
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從教

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
貞龜是遷必卜也 傳先王至輒遷 正義曰下

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
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

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
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

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傳湯遷至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

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嚳相耿為五
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

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傳言今至藥哉 正義曰 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 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藥哉此都 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 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藥哉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

舊服正法度 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 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 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 **疏** 盤庚

至攸箴 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 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 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 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 之所欲箴規上者 傳敷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 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太胥贊之籥師敷戈籥師

丞贊之彼並是教舞于戈知敷為教也小民等患 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 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 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 **王命衆**

悉至于庭 衆群臣 **疏** 衆羣臣以下 正義曰 以下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 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 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 由臣不助王勸民故已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

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告汝以 **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 **古我先王亦惟圖**

任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久老 **疏** 傳先王 正義 曰此篇所言先

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二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

修之政不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

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王用丕欽罔

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

之貌起信險偽膚受之言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

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聒耳之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

言無理也

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徒非廢此德汝不從

耳我視汝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勸其

情如視火疏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徒非

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

觀火言見之分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

明如視火也

徒是我拙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

謀成汝過疏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

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若網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在網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

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網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摠稱故云穡耕

汝克黜乃心施實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德于民至于誓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

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疏傳戎大至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

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

鄭立讀昏為愍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

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

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汝不和吉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乃敗禍茲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

自生毒害乃敗禍茲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

率共徒是為敗禍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言汝

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徒是先惡於民恫痛也

而悔之則於疏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是

身無所及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

欲徒是乃先惡於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言儉利

民也恫痛釋言文其發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曷言儉利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

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曷言儉利

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言儉利

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曷何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曷何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撲滅浮言不可信用

尚可刑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刑我

戮絕之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刑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疏相時至有咎正義曰

是汝自為非謀所致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徒

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徒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眾人而身被刑

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從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

先王既且乃祖乃父疋且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

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

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

而報遲任至非德**疏**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

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

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

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

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

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

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能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傳違任至貴舊 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 傳選數至於汝 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

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禘祫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祫禘祫嘗禘烝禘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

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禘不作
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禘周則春日祠夏日禘
三年一禘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
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
未知孔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
意如何

當如射之有所準正義曰既言
志必中所志乃善

疏予告至有志正義曰既言
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

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
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
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
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
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
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

汝無侮老成
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人無弱孤有幼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疏

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

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

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
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

卑弱輕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

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

疏

傳盤庚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
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為此心盤庚勅臣下各

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
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

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

明之使勸慕競為善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

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

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

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

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

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

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

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

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

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邦之臧惟汝

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

衆有善則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是已失政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

之罰罪己之義自

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疏度乃口正義曰度法

汝口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疏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

也汝口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

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話

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

善言大告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

用誠於衆盤庚乃登進厥民使前疏盤庚至厥民

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徒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
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眾人於時眾入皆至無有
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
前而教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 傳
為此至民徙 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
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
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
之法也 傳話善至於眾 正義曰釋詁云話言
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話民不從教必發善
言告之故以話為善言鄭 曰明聽朕言無荒
立詩箋亦云話善言也

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疏 傳

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
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
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殷降**

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 傳

殷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
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

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
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
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 厥攸作視民利用
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遷

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汝令比

近於 疏 承汝至于罰 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殃罰 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徒惟歡

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疏 予若至厥志 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眾歸懷此

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 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 所困不順上命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慚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

自苦 鞠窮也言汝為目不忠自取窮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

厥載 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疏 臭厥載 正義曰臭是氣

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

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敗船不渡

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

疏

爾忱至曷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

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

何所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謀長差也

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 疏 汝誕勸憂 正義曰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

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 今其有今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 疏 今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目汝今日其且有

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父生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我

民上也

心命汝汝違 疏 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我是自臭敗 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

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 疏 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

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

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

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 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迂迎也言我徙欲迎 續汝命于天豈以威

脅汝乎用奉 疏 傳迂迎至汝衆 正義曰迂迎釋畜養汝衆 詰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

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
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
奉養汝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臣民耳

不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
勞汝以義懷汝心而

汝違我是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
汝反先人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

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
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
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

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
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

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
勤也閑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

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
而不用已命 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
陳久於此而不徙湯

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 汝萬民乃不生既予
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
同心徙先后不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
汝幼孫盤庚自謂比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
明德

在天見汝情下罰汝 疏失于至能迪 正義曰盤
汝無能道言無辭 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

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
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
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
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
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
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
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
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
重至徙乎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
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
為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徙 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
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
亦然因博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
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 古我先后
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下言見汝

既勞乃祖乃父

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

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

命不救汝死

疏

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

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

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

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

至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

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

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左

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

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

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

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

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

言之耳 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 乃祖先父丕乃

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言汝父祖見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言汝父祖見

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 汝貪而不忠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迪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 茲予

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

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

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

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

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

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徒乎 傳

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

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

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

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

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

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

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



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

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

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

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

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

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

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 嗚呼今予告

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汝不易 凡所言皆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敬

我言大憂行之無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相與絕遠棄廢之

于乃心 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 乃有不吉

不迪 不善不道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顛墮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 我乃劓殄滅之無

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 不吉之人當割

絕滅之無遺長其類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

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汝遷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

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疏 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 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 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 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 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 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墮墜禮法不恭上命 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 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

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
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
也 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
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
不易為難鄭立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
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也是
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
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
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
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
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
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剽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剽故剽為割也育長釋詁文
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
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

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
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
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
使潔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
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
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

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

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

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

不罪汝汝勿共怒我

疏

盤庚至一人

正義曰盤

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

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

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

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

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

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

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

位正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摠謂都城之內

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

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

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

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

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

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

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

教今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

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

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

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摠腸在腹

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

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

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

于前功

言以遷徙多大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

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

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今

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

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以為之極

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以水泉沈溺今我在此

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以居舊邑

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

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

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

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謂平地不謂舊處

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

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

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爾謂

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已本心肆上帝將復

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

之臣奉承民命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用長居新邑 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 各非敢違卜用宏

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 疏 爾謂至茲賁 正義曰言我徒

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

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

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

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

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

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

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

大業我徒本意如此耳 傳以徙至我家 正義

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

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冲童至其善 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

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

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

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

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 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任肩

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

疏呼

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勸之

至敘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數而勸之嗚呼

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

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

當思念愛勸我之眾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

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

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勸用之 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

及九州之牧也鄭立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

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

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為眾眾長眾官之長

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

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勸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

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

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與相與隱

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
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
墨焉 傳簡大至眾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
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
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眾
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
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
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
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言其入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
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
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
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

之與孔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

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 無總于

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

民德永有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 今我至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常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摠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使百官以所夢

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疏 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

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

至曰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

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

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至之谿 正

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說命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政也說命始求得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而命之疏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摠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

疏 王宅 憂亮 陰三祀 不言

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既免喪其惟弗言 除喪信謂信任冢宰也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

實作則 知事則為明智明 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 天下待令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

攸稟令 稟受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用臣下怪之故 作誥類善也我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子良弼其

代予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 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 說築傳

巖之野惟肖 傳氏之巖在虞號之界 通道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疏 傳傳氏至之

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 正義曰

傳以傳為氏此巖以傳為名 明巖傍有姓傳之

民故云傳氏之巖也 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

傳言虞號之界孔必有所案 據而言之也史記

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 於傳險晉灼漢書

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 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言於時築傳險則以拏築地 傳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而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丈也

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傳險姓

之號曰傳說鄭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

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馬鄭之言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若金用

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

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

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正義曰隱九年左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

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

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痛言切

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

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

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曰瞑眩亦通語也然

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

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

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

也自警若蹠弗視地厥足用傷蹠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

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

同心以匡匡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

正汝君匡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其職使有終勸我是命修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

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

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

疏

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

受王命摠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疏

傳天有至

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

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

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

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

國都摠言建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

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疏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

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

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眾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

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
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為
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惟逸豫
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

而奉之民以疏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釋

從上為治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

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

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

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

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惟衣裳在

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疏惟

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

不愼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

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

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

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

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

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主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王惟戒茲允茲克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明乃罔不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

庶官

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

惟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非賢不爵

疏

官不

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非善非時不可動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疏

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

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非一事

無啓寵納侮

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

疏

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

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

無恥過作非

過

誤而文之

疏

傳恥過至大非遂成大非

正義曰仲虺之美

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

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黷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數

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疏

傳祭不至

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

之煩故傳摠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尼謂傳說此言為彼

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

王曰盲哉說乃言

惟服

盲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

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

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

咎

王能行善而說不各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學先王之

賢臣有

疏

王曰至甘盤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道德者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

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傳說似得

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且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

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

遜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

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

疏

傳

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

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

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躬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自河往居亳與今其

爾

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

若作酒醴爾惟

麴蘖

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

若作和羹爾惟鹽

梅

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

邁乃訓

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疏

傳交非至汝教義曰爾交脩子令其

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

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

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

疏

惟學至乃來義曰人志本欲求善

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

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

惟學

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然後知所教

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疏

惟數至罔覺義曰教人然後知

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

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勸承王志廣招俊

又使列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

疏傳保衡至之臣正義曰保衡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

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

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乃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已罪佐我列祖格于

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

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

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

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

保衡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

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耳不聰之

異雉祖已訓諸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

作高宗彤日高

宗之訓

所以訓也亡

疏

高宗至之訓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

正義曰高宗

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巨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雉鳴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

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
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
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高宗彤日
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祭之明日又祭疏傳祭之至曰釋正義曰釋天
殷曰彤周曰釋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

梁傳曰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
日又祭也爾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

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日復
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日

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
大夫曰儼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

天地社稷山川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
五祀皆有釋祭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
異正其事而異自

消疏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
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

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
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

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
至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

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
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

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
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

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
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

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
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

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永非天天民民中

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

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疏

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已既私言

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絕命

正義曰經惟言

有求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惛焉故引以諫王也惛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王也

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

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求有不永天隨乃曰其

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如台 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 **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胤嗣昵近也歎以

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

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嗚呼至于昵 正義曰祖已恐其言不入王意又

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

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

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

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

修也 傳胤嗣至改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

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

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

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

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王之是王者主民也

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

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

祀有常謂犧牲粢盛搏彘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

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

於近廟欲王因此雝雝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

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

禰故有雝雝升遠 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玆始咎周 惡 **周人乘黎** 乘勝也 **所祖伊恐**

祖已後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作西

賢且

伯戡黎

戡亦勝也

疏

功業稍高王北漸著躬之朝

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

勝黎邑故也躬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

必伐躬奔走告受言躬將滅史叙其事作西伯戡

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

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

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

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

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立云紂聞文

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

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

質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

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

周故鄭以伐邠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

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

祖已後賢曰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

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曰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文王

正義曰易繫辭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正義曰西伯周

疏

功業稍高

王北漸著

躬之朝

廷之臣

始畏惡

周家所以

畏惡之者

以周人

伐而

勝黎邑

故也躬

臣祖伊

見周克

黎國之

易恐其

終必伐

躬奔走

伯戡黎

戡亦勝也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正義曰

西伯周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傳近王至東北 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

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

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 疏 傳文為周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

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曰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疏 傳至人至知吉 正義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

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 非先王不相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

自絕於先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

所行不蹈循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

常法言多罪疏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

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

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

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

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

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

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

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

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執手今王其如台無不欲王

之云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疏**傳執手至

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疏**也至所

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

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

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

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微子第十七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

害我遂**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

惡之辭**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

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

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

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之

利

學

殷既錯天命

也錯亂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告二師而

疏 殷既至少師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

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

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名子爵為紂 **疏** 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

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

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

校

公

用

仲衍行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

士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

紂距諫知其必亡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

不有治正四方 我祖底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

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酒酗

營敗亂湯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草野竊盜又為

德於後世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姦宄於

外內

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 小民方興相為敵

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今殷其淪喪若涉

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

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 殷遂

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 於今到不待久

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

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

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

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營於酒用是亂敗

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

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

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

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

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

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

父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

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

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傅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

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

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

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

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

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

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

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

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

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醜醬也然則醜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

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曰父師少師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我念躬士發疾生狂在家

老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拍告予顛隕**若之何

其隕隕墜如之何其救之**疏**曰父師至何其

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誥之也我念躬士之故其心發疾生

狂吾在家心內老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云之意告我云躬邦其隕墜則當如

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我念至**

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奄亂鄭玄云奄昏亂也在家不**

堪毫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傳汝無至救之 正

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勢亡之事告我言將墮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墮墮謂墜於

溝壑皆滅士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齊濟溝壑言此濟之

義如左 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

毒降災荒躬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

四方化紂沈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 今躬民

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 降監躬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政亂 下視躬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 罪合

于一多瘠罔詔言躬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

義不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忍去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云刻子

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

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
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墮墜無主
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我不顧行

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疏父師至行

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

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

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醬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

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

其者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

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

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

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

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

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

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

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

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

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又云子

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

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

墮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

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

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諮二人而

一人荅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

干意異箕子則別有荅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

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

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

諸父當是實也 傳天生至如何 正義曰荒殷
 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
 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
 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傳言起至紂
 故 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
 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
 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
 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來至政亂 正
 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
 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
 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
 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
 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
 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去器實曰用謂菜

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祗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
 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
 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
 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
 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
 重故也 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曰箕子身為三
 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矜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
 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
 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
 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又
 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
 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
 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
 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

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
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
其道也 傳刻病至無主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
義故為病也 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
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
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
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
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
則宜為殷後 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遜
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
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
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
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第九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曹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秦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

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

秦誓三篇

乃作

疏

惟十至三篇王受命十有一年

正義曰惟文

既畢舉兵伐殷以上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

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秦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

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

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秦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位至九十三年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
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
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
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
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
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
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
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
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
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
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
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
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
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
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
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此不言正月
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
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
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
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
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
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

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立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湯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
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
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
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
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
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
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
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言梁
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
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

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
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
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經云
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
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
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
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惟十有三年**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疏**惟十至孟津
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
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
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
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

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疏**傳冢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疏

傳生之至爲貴正義曰

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

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

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

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疏

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

酒然齊同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
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
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
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

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

以政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

亂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

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目有大功乃

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

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

為惡或當因兄用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弟故以兄協句耳

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民財力疏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為奢麗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

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

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

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

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堦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

歇前無室今之聽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

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

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

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

二劉以為官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

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狗馬奇物充內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
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
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
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剗剔孕**

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

疏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

也剗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為
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姐
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
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
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跌墜入中紂與姐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
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亦云然謚又云紂剗比干
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剗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
王散行天罰功業未

成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

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
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
縱惡無改心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

疏

傳悛改至之甚

正義曰

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
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
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
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

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乃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

能止其慢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

為立師以教之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

遠其志 **疏** 言伐紂之意上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

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

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

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

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 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

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

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

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 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

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

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

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

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

何敢遠本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者勝德鈞則

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者勝德鈞則

秉義者強揆度 疏 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

優劣勝負可見 疏 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

東二

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

故縱者與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同罪也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祭社曰宜

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疏傳祭社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去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

考是告廟以行故焉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

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

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眾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致天罰於紂也

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疏

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律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

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

諸侯

盡會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疏

傳徇循至西土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

正義曰說

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徧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給背之者

稱犁老布棄不禮劓昵近

疏

傳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給背者

左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者稱黎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也過醜縱虐以酒成惡小人也淫醜肆虐目下化之目下化之言罪同

疏

傳過醜至罪同 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

也同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

聞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罪惡深疏化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前入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

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有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

罪浮于桀過疏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

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

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割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疏**傳剝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

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故重陳**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之也**

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

過死合死之罪**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

誅紂必**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

克之占王探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者目不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疏傳平人至

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

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予有亂臣十

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疏傳我治至德同

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

咸識周是房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

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

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雖有周

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官括也

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疏傳周至至

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

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天視自我民視

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己能無惡于民民之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

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

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

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

取之代惡之道張設

疏

今朕至有光正義

比於湯又有光明

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

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

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

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

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

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

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者侵是入之意非如

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

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

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王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

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

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

傳勗勉

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

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

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

稱子路日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

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

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疏

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

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
去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
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

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夫長已上 **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
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

故稱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
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
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
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
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
止知此眾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 **疏** 傳言天至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 法則正

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
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
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今商**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

怠惰不敬 **疏** 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論語

天地神明 **疏** 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與

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

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

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

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

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 **疏** 不敬天自絕之 **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 **疏**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

之甚 **疏**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日斲

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

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

穀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

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

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 **作威殺戮毒痛四**

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海** 痛病也言 **疏** 傳痛病至及遠 正義曰痛病釋

云病四海者言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 邪之人反

尊信之可法以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 而不顧箕

子正諫而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以為囚奴 **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 **疏** 郊社至婦

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

耳竒技謂竒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上帝弗

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

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

疏

傳祝斷正義

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不怠

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

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

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

可不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

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

盡紂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疏

傳迪進至之功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正義曰迪進登

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

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

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

岐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

佑之人 盡其用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若

克我非我父罪 疏 傳若紂至之致 正義曰言克 我之無善之致 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

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 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 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

舉全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 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于

牧野作牧誓 疏 武王至牧誓 正義 而誓眾 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

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 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眾史叙其事作牧誓 傳

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 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

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 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

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 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

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 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

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 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

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 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

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 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

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

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緡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傳勇士至夫長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

旦 傳是克至早旦 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

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

陳甲子朝誓 紂近至紂戰 正義曰傳言在將與紂戰 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

南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
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
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
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
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
旄示有事於教逝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
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

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
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

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
白者取其易見也逝遠釋詁文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

同志為友言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

主民司馬主兵司疏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
空主土指誓戰者疏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

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
庶之政今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

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
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

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
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大夫其位次卿

師氏大夫官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
以兵守門者疏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

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
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

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
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
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官 千夫長

百夫長 師帥 卒帥 疏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
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
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
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
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
以為師帥旅帥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八
也與孔不同

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
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疏 傳
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
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
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羗云羗在西蜀
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
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
羗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
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
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
蜀者巴在蜀之南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
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
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折言 稱舉也戈 疏 傳
舉至干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
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
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疏 傳 八

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
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
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
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
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
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
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

亡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
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

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

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
摠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

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
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
家則非牝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已惑紂
紂信用之

疏傳姐已至用之 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
氏蘇氏以姐已女為姐已有寵而云殷殷本紀

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
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言者貴之姐

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
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

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
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紂者此女也
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
疏傳昏

鬼神 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
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鬼神 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
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秦誓及此三言之

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

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

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

乃惟四方之多罪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

疏傳使四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

乃止相齊言

疏

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

當旅進一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眾也言當眾進一心也

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疏傳夫子至為例

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疏正義曰此及

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

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勗勵乃呼其人

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

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

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

如虎如貌如熊如熊于商郊貌執夷虎屬也四

獸皆猛健欲士眾

法之奮擊疏傳貌執夷正義曰釋獸云貌白狐

於牧野疏其子穀舍人曰貌名白狐其子名穀

郭璞曰一名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眾能奔來

執夷虎豹屬疏傳商眾至之義正義曰迓訓

之如此則所以疏迎也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

役我西土之義疏迎也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

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

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

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

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

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周書**孔氏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

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

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作武成**武功成疏

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

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

之史叙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為法 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 疏 武成 正義曰此也 武成 武功成於克商 疏 武成 正義曰此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兼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

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且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賁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眾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

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

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

始生明月三日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

序修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文教

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

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

自近始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

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

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
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
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
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
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
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
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

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
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
發端猶今之將言曰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
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
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
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
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
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
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
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
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
河而西車甲鬻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
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
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
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
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
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
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
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
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
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
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
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
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
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
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
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

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
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
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
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
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
此三當為四
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既且白土受命
千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統傳魄生至一
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疏傳魄生至一
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
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
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
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
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
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

前十一
疏傳魄生至一
正義曰

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
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
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
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
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
告諸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疏傳謂

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
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

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
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

封於郃故言建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
邦啓土也

之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
業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

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
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
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
能厚先人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之業也

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疏傳大王至
兆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正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

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我文考文
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
其王功大當天命

以撫安四方中夏大方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疏大邦至其德正

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義曰大邦力足拒

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惟九

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疏**傳言諸至未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

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名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

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

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

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

鄭玄等皆依予小子其秉厥志言兼文底商

用之

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

罪謂伐

紂之時后土社也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

名山華岳大川河疏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

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

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

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

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素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

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

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

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事告行

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告天社山川之辭**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

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

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

也

也

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崩贖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兼籍上祖奠之意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

疏

暴殄至天害民所以為無道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闕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逃也天下

而紂為魁主窟聚

疏

傳逋亡至大姦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

正義曰逋

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

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秉

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秉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

曰夏及四夷皆相率

疏

冕服至成命

正義曰

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筐篚厥玄黃昭我周

王言東國子女筐篚其綿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

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

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

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

戰距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比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疏既戊午至我師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叙事得言罔有

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

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傳自河至畢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

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

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

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

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
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
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
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
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正義
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
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
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
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
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月流血漂杵甚之言也孟子
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
無敵於天下以至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
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春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乃反商政政由
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舊 反紂惡政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商先王善政

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
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
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
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
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
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
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

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所忻休伏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疏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問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問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大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

皆悅仁 **疏**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 傳成十八服德 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

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

足

利

學

校

之

公

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
 傾宮之女於諸侯躬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
 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
 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疏** 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
 男五十里 **疏** 三品武王於此既從躬法未知周公
 為三品 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
 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
 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
 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
 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
 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 **建官惟賢** 立官以
 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疏**

事惟能

居位理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

疏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
 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

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
 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

此事而彼無五教錄 **惟食喪祭** 民以食為命喪
 論語者自略之耳 **疏** 禮篤 親愛祭祀

崇孝養皆 **惇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 **崇德報**
 聖王所重 信顯忠義

用

功有德

垂拱

天下

稱職

故

尚

尚

尚

功有德尊以爵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

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歛

天下治疏垂拱而天下治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

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一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洪範第六 周書 孔氏傳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

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疏**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

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

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洪範**洪大範法也言於朝鮮得其實也**洪範**天地之大法**疏**洪範

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惟十有三祀**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隲定也天

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我不知

天所以定民之常

疏

惟十至攸敘子陳王問己之年被問之事

正義曰此箕

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

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

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

武成也

傳隲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

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

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

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

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

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

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

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
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
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

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鯀至死

不赦嗣繼也廢父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疏
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

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
傳墮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墮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墮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傳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

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
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

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初一日五行 九類類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次二曰勸用五行 五事在身用 次三曰農 五行 次二曰勸用五行 五事在身用 次三曰農 為始

用八政農厚也厚用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

使得正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次

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上筮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

敘疏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

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

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

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

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釀則農

是釀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

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

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

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

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傳

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

尚二

五

手

尚上

六

三

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
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
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
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
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

極居中者摠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
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
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
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
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
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
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
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
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
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
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
也其勸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
背先有摠三十八字小劉以爲勸用等亦禹所第
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
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摠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
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
不可以數摠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
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
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
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
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
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
一處故禹第之摠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
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摠爲五福若
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
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
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皆其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言其自然之常性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

土爰稼穡

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

潤下作鹹

水鹵所生炎

上作苦

焦氣之味

曲直作酸

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金之氣味

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

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

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

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
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
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
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
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
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
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
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
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
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
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
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
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
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
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
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傳木
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
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
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

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二五事一曰貌儀二

曰言詞章三曰視正觀四曰聽非察是五曰思心慮

貌曰恭恪儼言曰從是則視曰明必清聽曰

聰必微思曰睿於微恭作肅敬心從作乂可以

明作哲

了照聰作謀

成所謀必當

睿作聖

於事無不通謂

之疏

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

有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

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

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

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

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

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

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

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

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

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

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

從亦我所為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

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

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

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

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

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

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

空

主空土以居民

五曰司徒

主徒眾教以禮義

六曰司寇

主姦盜使

無七曰賓

禮賓客無不敬

八曰師

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疏三

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

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眾民以禮

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

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

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

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

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

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

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

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

舉官名以見義鄭立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

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

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

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

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摠
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 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
是也 食則勤農以求之 衣則蠶績以求之 但貨非
獨衣不可指言求處 故云得而寶愛之 孝經云謹
身節用 詩序云儉以足用 是寶物也 傳主空土
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 周禮司徒教以禮義 司寇無縱罪
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
師當有賓師之法 故傳以禮賓客 無不勸教民待
賓客相往來也 師者眾之通名 必當選人為之 故
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 所任必良任良將也 士卒
必練 練謂教習使知義 若練金使精也 論語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

紀一曰歲

所以紀四時

二曰月

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

紀一四

曰星辰

二十八宿

迭見以敘氣節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

五曰曆數

曆數節氣之度以 疏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
為曆勸授民時 紀者五事為天時之經紀也
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所以紀四
時也 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日 所以紀一月也 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
周十二辰為一日 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謂
二十八宿昏明迭見 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 從
子至於丑為十二辰 星以紀節氣早晚 辰以紀日
月所會處也 五曰曆數 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
早晚之數 所以為一歲之曆 凡此五者皆所以紀
天時 故謂之五紀也 五紀不言時者 以歲月氣節
正而四時亦自正 時隨月變 非曆所推 故不言時
也 五紀為此次者 歲統月月統日 星辰見於天 其
日曆數摠曆四者 故歲為始 曆為終也 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
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
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
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
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 傳曆
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
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
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
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
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
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
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
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
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比
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
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

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

中

大

立

其

有

中

道

大

立

其

有

中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

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

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於君取

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

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

疏

五皇極至

作極

正

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其

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

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

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效上所為

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

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

凡其眾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

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民盡得中也

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

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

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

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

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摠故云謂行九

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

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

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

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

音

尚

上

卷

卷

卷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

中正 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 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 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汝當安汝 顏色以謙

下人人曰我所好者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不

德汝則與之爵祿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 無虐於獨而畏

高明 榮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 疏 凡厥

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 有道德有所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

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矣 傳民戢至敘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上文人之

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 傳汝當至爵祿 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 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傳榮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榮榮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

與榮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
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榮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
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為據人臣謬也 人之

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功能有為之士使進

其所行汝國其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

之又當以善道接之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幸 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 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

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 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

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
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
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
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
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
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
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
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
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
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
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
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為惡耳 無

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

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言開關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言辯

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

言所行無反道不

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

疏

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

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
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
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
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
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
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
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 凡厥庶民極之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眾民中心之所 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天下主

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 疏 曰皇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至下

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 六三德一曰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正直

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克

剛能立事

三曰柔克

和柔能治

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

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友順

也世彊禦不順

以剛能治之

爰友柔克

爰和也世和順

潛剛克

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謂天

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疏

六三德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

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

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

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

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

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

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

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

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

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王食得備珍食也為

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王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

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

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

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

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

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
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傳
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
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
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
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
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
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
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 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
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
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
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
納臣也 傳言惟至美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
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
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
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
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
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
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
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
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
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
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 七稽疑
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擇建立卜筮人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

乃

命卜筮

建立其人

曰雨曰霽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曰蒙

蒙陰

曰驛

氣落驛

曰克

北相交錯五者

曰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十筮之數

上五占用二衍

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

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

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決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

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

動不違衆故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三從二逆中

卿士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卜筮

亦中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

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皆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疏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

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非有五曰雨

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曰圜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

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

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行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

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釣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

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

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壘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

也圜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

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圜霍驛消減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

鄭玄以圜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

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折其折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

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

而紐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傳內卦
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
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
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
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
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
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
互相明也 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
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霽
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
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
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
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
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
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
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
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
曰卍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
收殷嗥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
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
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
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
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
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眾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
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
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
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
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
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
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
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
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
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
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
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
衆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
中一曰評羣臣二曰評羣吏三曰評萬民彼羣臣
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
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
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爲一又摠羣臣爲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
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
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
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
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
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
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
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
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名爲
三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
主故次言鄉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
汝則於下傳解其意鄉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
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曰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
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
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
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
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
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
同鄉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
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
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鄉士敵者貴者雖貴未
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 傳民
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
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
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 傳二從
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
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
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
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
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
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
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
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
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
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
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
與龜爲二從耳鄉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凶
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鄉士庶民
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二者若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
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
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
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
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
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
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
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鄭立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
龜筮俱違者崔彙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古
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
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
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
立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
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卜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卜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
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
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
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
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
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
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八庶徵****䷗**正義曰
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八庶徵**正義曰
庶眾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
則眾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
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
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曰雨**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燠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 **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 **疏** 曰雨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眾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眾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

雨以至眾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

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

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

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

其時而至所以為眾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

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

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

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 傳言五至庶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傳一者至失敘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

休徵

叙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

君行勸則

曰乂時

暘若

君行政治則

曰哲時燠若

君能照哲則

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則

曰聖時風若

君能通理

則時風曰咎咎敘惡行曰狂恒雨若君行狂

順之雨順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曰豫恒燠

若君行逸豫則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曰

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疏曰休咎至風若

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

是也曰人君行虧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

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

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庶

也曰咎咎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

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

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

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義曰此休

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

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

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

於休者人君行不虧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

摠羣吏如卿士各有所掌 卿士惟月如月之有別 師尹惟

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 歲月日時無易各順

百穀用成又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政治明 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 日月歲時

既易是三者已易 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

國家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

亂疏 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

王之首職兼摠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

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

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

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

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

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

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

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

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

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

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

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摠羣吏

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

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

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

傳

小五卅

大二十五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是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庶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

星好風畢星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

雨亦民所好

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

疏

庶民至風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南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

五十五
五十五
何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九五福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一曰壽

百年

二曰富

財豐

三曰康寧

無疾

九五福

四曰攸好德

所好者德 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 短長之

命以自終 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

動不遇吉 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 言辛苦

二曰疾

常抱 疾苦

三曰憂

多所 憂

四曰貧

困於 財

五曰

惡

醜 陋

六曰弱

厄 劣

疏

九五福至曰弱 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

正義曰

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厄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為

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

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

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

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

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橫

天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廷劣 正義曰廷劣並是弱事為勸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放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廟彝器酒 作分器 言諸侯尊卑 疏 武王至分 罇賜諸侯 各有分也 亡 正義 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去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足

利

學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
 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
 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傳言諸
 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
 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
 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三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二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勅撰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葵第七

周書

西旅獻葵

西戎遠國
貢大犬

太保作旅葵

召公陳戎旅葵

因葵而

疏

西旅至旅葵
名旅者遣獻其犬犬其名曰葵於是太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

保召公因陳戎史敘其事作旅葵 傳西戎至大

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

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葵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戎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

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戎

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

葵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

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
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 西旅底貢厥葵

西戎之長致
貢其葵犬高

四尺曰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陳貢葵
之大為異

訓諫 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

王 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

西戎旅國致貢其犬犬名葵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為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 曰嗚呼明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

廢其職**分寶貝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

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疏

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

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
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
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
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
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
用寶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
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
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
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
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
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
貢矣 傳以寶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
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
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
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
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
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 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
物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德盛不狎侮 必自
敬何狎易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則人盡其
侮慢之有 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力 以悅使民民忘
矣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其勞則力盡矣 疏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勸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去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

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非此土所生不畜以

不習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不

其用有損害故寶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疏不役至道

日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

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

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

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

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去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

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

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

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

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

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

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

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

疏

不役至道

正義

接

正義

傳言不

至度正

去茲心

此言志

傳以人

人為重

而德喪

詩序文

言於志

末之異

不依道

道則不

也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宜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寧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嗚呼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

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

宜

疏

嗚呼至世王正義曰所誠已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

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

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立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

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曰日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 巢伯來朝 勢之諸侯伯爵也亦宜其然矣 商慕義 芮伯作旅巢命 芮伯周同姓圻內來朝 威德以 疏 巢伯至巢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命巢云 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云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滕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

欲人金滕遂以所藏

疏

武王至金滕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滕之匱遂作金滕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之書自納金滕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緘滕毛傳云緘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錄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其事故敘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

武王有疾
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穆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
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以為事為三

壇同墀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立壇上植對三王植

辟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辟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
以為贄告謂祝辭
疏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

曰我其為王劬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

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

既為此言公乃自以為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墀墀

內築壇為三壇同墀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壇上焉置辟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

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

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悅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悅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墀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墀內但其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辭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栢圭知周公秉栢圭又置以為贄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

危虐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乃元孫

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

龜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辟

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

我乃屏辟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疏史乃至

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其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

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

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力多伎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

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

庭能布其德教以依助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
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
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
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
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
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辭與珪歸
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辭事神爾不許我使卜
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辭之與珪言不得
事神當藏珪辭也 傳史為至虐暴 正義曰告
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
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
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
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
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
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
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
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
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
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
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
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
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
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
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
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
獻歆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
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
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足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乃卜三龜一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

吉

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言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

疏

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也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

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以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
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
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
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爲因也雖三龜並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
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
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
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
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
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
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
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
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爲大吉也傳公視至
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
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
武王占之曰體三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
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
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
文同故引以爲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
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
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
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
 翼明釋文言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
 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于金縢之匱耳

乃流言於國 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

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

也稚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 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既告二公
 遂東征之二年

之中罪人此得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

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
 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且誅

之意以遺王王猶未
 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疏 武王至誚公 正義曰周

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
 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

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
 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

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
 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

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
 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

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傳武王至成王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殷法多兄三

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 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
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孰未獲
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乃得周
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

執事皆從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

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下

本欲勸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冲人弗及知

言已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

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

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

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

郊以王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大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

秋大至大

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劘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

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

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

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

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

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微而有雷者

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主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今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邊豆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是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 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曰故郊之是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拈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將相謂攝政黜絕也

大誥

疏

武王至大誥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

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

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

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

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

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

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

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

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

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此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

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

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取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大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誥

陳大道以誥天

疏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

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上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踈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及

於御治事

者盡及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言周道不

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

延洪惟我幼冲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

嗣無疆大歷服弗

造哲迪民康

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

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

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予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疏王若

至即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

誥汝天下眾國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

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

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命者乎言

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

之甚我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

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

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
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無窮之道傳言子至自責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卜世三十十年七百是長遠也傳安人至者乎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前人至任重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傳天下至四國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傳安天至可違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

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立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曰有大艱立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也四國作

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言

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民不康曰予復反

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今

春蠱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

立其功言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

謀既從卜又并吉正義曰上言為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

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

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
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
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
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 傳曰
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
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
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
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
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 傳言殷至復
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
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
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
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
瑕 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且荷天恩反鄙薄輕易
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
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傳
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
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
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
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
事至為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其休也與孔異矣

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云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

敘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疏**肆予告至違卜正義曰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云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以美至及之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
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
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
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 傳汝眾
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上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
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
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此叙其情
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
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
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
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
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

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官邦君室者官室是行化之
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上 正義翼訓敬
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
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
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
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之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
哀哉 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予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我周家為天下役
事遺我甚大投此
艱難於我身 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言征四國於我童人
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忘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疏肆予冲至圖功正義

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

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

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

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

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

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

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

家為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

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

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

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叩

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

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

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衆至之

助正義曰綏安也誌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

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

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

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已予惟

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天休于

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尚十三

三九

陳保

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

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敷天之明德可

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父老之人知文王故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天閔恣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闕慎也言天慎勞

我不敢不極盡文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天斐忱辭其考

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天亦

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

已去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疏已予至丕基正

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

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

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闕慎至太平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棊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

重兵慎戰丁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且思

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

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厥父菑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其父敬事

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肆予曷敢

不越印救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

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

國將誅而無疏王曰若至弗救正義曰子孫

救者罪大故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

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

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

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架

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

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

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

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

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

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
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
惟自憂遂皆以印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
孔意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獲乎正義
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
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蓄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
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
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
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
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
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事者御治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踏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棗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為難之人謂三

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疏王曰：嗚呼！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

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

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

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

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

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

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

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

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

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

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

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

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

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

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予永念曰：天惟喪殷。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畀。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

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
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
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
於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
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
肆朕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卜以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疏予永

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
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
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
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

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
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

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

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

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
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王至不從
正義曰

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
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

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
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

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

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祿父

命微子啓代

勢後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勢後爲書命之史

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

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

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爲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爲殷後

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

後使祀湯耳

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

稱其本爵

疏

微子之命

正義曰今寫命書之辭以爲此

子微子帝乙元子故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

順道本而稱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之

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作賓于王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功架于

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言微子勤慎能孝嚴恭神人疏王若曰猷

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

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

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

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

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

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日至為正
殷人以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日至後六十
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
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
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
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
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
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曰篤不忘 正義曰僖
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
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
為正可謂正 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
令則人勸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
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勸哉勸其為君之
德往臨人布汝教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 **疏** 慎乃服命 正義
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曰傳言慎汝祖服

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勢之本 **弘乃**
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
祖成湯

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 **世世享子德**
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
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 **俾我**

有周無斁 汝世世享德則使 **嗚呼往哉惟**
我有周好汝無厭

休無替朕命惟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

壟而合獻諸天子拔而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亡疏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

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

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

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

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

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

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滕之先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

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滕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

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

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周公既得命禾放

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前二

天子之命

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作嘉

禾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

疏

周公至嘉禾正義曰周公既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

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

之命必歸美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

下至下云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

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

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上松安房守祿原憲實寄進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2011

01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三

是利學校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監滅三以躬餘民封康叔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疏成王至梓材正義曰

蔡叔等以躬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

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

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

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梓為器為善

政以結之傳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

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躬命此云既

伐管叔蔡叔言以躬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

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

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

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

叛者以六州之眾悉來歸周躬之頑民叛逆天命

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公

用

尚主疏十三

二

康

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

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陀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

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焉王亦然惟鄭立以康為謚號以

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惟三月

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周公初基作新大

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

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疏惟三

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

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

以治道傳周公至魄生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

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

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為十三

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杜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會集 正義
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
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
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
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
猶至沉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攻位
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
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曰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
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立以洪為代言周公代
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
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
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
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

慎去刑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三邦以修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

邦皆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

其二以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是次敘皆文王教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

道故汝小子封得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

在此東土爲諸侯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

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

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

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

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

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

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

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

有次敘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

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

士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
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 傳周公至
教訓 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
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
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摠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

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
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善故云明德慎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
用可用勑可勑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勑
可勑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 傳天美至
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
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
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
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告汝之言 今民將在祗適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今治民將所聞服行其德

言以為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汝往之

求殷先智王之 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

道用安治民 尚十三 六 余

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
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
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大子天為順德則
疏王曰

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

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

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

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

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躬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

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

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

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

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

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

求躬先哲王謂求躬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者老成

人謂求躬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

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躬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通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躬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躬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瘝病

德也 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

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又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

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躬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

之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躬民亦

眾**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所以惟助王者居

順天命為民**疏**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正義曰所**

日新之教**疏**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行政德惟弘大王道

尚十三

八

係中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

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

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

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人必敬明之欲其重慎

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

自行之自為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不常用犯汝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疏王曰嗚呼封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

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

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王曰嗚呼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惟民其勅

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化惡為善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弃惡修善矣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 言得刑

無或刑人殺人 無以得刑殺人而 **非汝封又曰劓**

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 **無或劓刑人** 戒為舉輕以

輕者亦言所得行 **無或劓刑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

之 **疏** 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

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

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

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

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

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濫刑人

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

所濫劓刑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 正

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

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

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

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

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丕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

月乃大斷之言必反

疏

王曰外事至要囚不但國內而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

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躬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

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

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義

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

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

既衛居躬墟又周承於躬後刑書相因故事兼其

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躬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

為法也傳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

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

言之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躬彝陳是法事

獄用躬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乃汝盡遜曰

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

君子將興自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

汝所知欲其明成王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

所以命己之款心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

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躬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躬
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 傳陳是至
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
躬彝即上躬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
時行事也 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迷康叔為言故云 凡民自得罪寇攘
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
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

利啓不畏死罔弗慙

啓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
死罔不惡之者言當消

絕

凡民至弗慙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
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

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
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 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
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
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
故也 傳啓強至絕之 正義曰啓強也於盤庚
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

孝不友

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
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

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兄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

不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天惟與我民彛彝大泯亂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

赦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

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

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

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

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

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

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

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

尚十三

七

正

有作姦宄大惡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爲人至不孝正義曰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爲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傳於爲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摠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傳於爲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傳爲人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子

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躬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踈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戛矧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惟外庶子訓人

戛常也九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

主訓民者**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惟其正官而親犯乎

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慙

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

君惟長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

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民惟文王之敬忌

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

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

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疏

不率至以懌正義曰言

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至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夏常至犯乎正義曰夏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

夏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傳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澤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

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

訓之則無善疏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政在其國德刑事終而摠言之我所以令汝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為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 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
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
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 王曰封
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我惟不可

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 今惟民不靜未戾
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厥心迪屢未同 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
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

之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明惟天其以
言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 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 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
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

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
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 王曰封子至于天 正義
於天者乎言罪大 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
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
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
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上
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 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
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

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 傳假令至之
言 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摠說所以不安猶未定

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
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傳明惟至怨我 正義

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 傳民之至罪大 正義曰此

摠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

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彛 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 **蔽時忱丕則敏**

德 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 **裕乃以民寧**

汝瑕殄 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 **疏** 王曰嗚呼封至暇

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己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

汝罪過而絕亡汝 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

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 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 論語文 傳用

是至長久 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 **王曰**

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絕以民安則不

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 **汝念哉無我殄** 無絕棄

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高乃聽** 念不 **享明乃服命** 享有國土當明汝所

用康又民 德高汝聽聽先王道 **疏** 王曰嗚呼肆至

德之言以安治民 **疏** 又民 正義曰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常法民世世享國正義曰以須高聽福流後世疏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疏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

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乃穆考文王

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

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士疏王若

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

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

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

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

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

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

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

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士亦無非

以酒為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

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

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

與妹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

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

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立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

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

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

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

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生皇僕為昭皇僕生羌弗為穆羌弗生毀榆為昭
毀榆生公飛為穆公飛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
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
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
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
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
邠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
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
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傳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
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摠呼為士則卿
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
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傳惟天至祭祀正義

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
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
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
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
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
誤也傳天下至亂行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
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
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正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大小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
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摠謂貴賤之人
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文王誥教小子
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無彛酒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

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

祭祀以德自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

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聰聽祖考

之彛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

小大之人皆念德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

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

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

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

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

為德可知也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

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

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

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

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

尚十三

二三

東易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

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眾
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

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

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庶士有正越庶伯

珍異孝養其父母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眾伯君子長官大夫

常聽我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

康叔以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

乃能自大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

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

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志在王

家

疏 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文王斷酒之法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費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眾士有正之人及於眾伯君子長官大夫統眾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 傳
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 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 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 傳眾伯至違犯 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眾伯君子 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 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 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並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志在於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文我

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

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

疏
王曰封我西至之命 正義曰於此乃摠言不

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 傳我文至常飲 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眾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彛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

畏天明

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惟御治

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

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越在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

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

田里

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自外服至

里居皆無敢沈湏於酒非徒不

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勸法

其身正不

疏

王曰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

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云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

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

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勸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
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內之服治事百官衆
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
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
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
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 傳聞之至小
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
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
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
著小民 傳能常至為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
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
湯後皆爾 傳惟躬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
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
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 傳
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

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
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傳於在至之德 正
義曰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
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為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 傳於在至
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為服
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
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
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
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
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
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摠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
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
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
尊官亦不自逸 傳於百至里者 正義曰每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

嗣王耐身嗣王紂也耐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

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

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厥心疾很不能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

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

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外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

所怨各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

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

為天所亡天非虐民疏我聞至速辜正義曰既惟民行惡自召罪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
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
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
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
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
死聚罪人在商邑而在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
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眾羣臣集聚用酒荒
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
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
此罪故也 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其政令
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
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
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
也 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為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 傳紂眾至逸故
正義曰紂眾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
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賢古
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今惟殷墜厥
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
失天命我其可不

大視此為戒撫 **疏**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
安天下於是 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

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
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躬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
固慎躬之善臣信用之

侯甸
侯甸男衛之國當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慎接之況太史內

史掌國典法
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

服休服采
身事服行羨道服事治民乎

矧
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徒身事且宜

若保宏父定辟
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

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
君

疏
予惟至于酒

正義
正義曰大

通於下皆固慎
傳侯甸至賓友乎

正義曰
正義曰大

通於下皆固慎
傳侯甸至賓友乎

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
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
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賓友者勸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
即上經躬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
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
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
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
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以司馬征伐在乎闔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
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
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
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
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
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
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
其定辟摠上自劾毖躬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
文相況而接之其實摠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
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
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
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
順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
也則汝收捕之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拘羣執
勿令失也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又惟躬之迪諸臣惟
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又惟衆官化紂日久

乃沈酒於酒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

勿用法殺之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疏厥或至于殺正義

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疏曰以為政莫重於斷

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

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

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躬之蹈惡俗諸

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以及乃沈酒於酒勿用法殺之

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

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

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

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

殺之傳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

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

由躬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

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

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傳

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

有此明訓摠上之辭故得享國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

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

絜靜王曰封汝典聽朕志汝當常聽念我勿辯

也所慎而篤行之

乃司民酒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疏王曰

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

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

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疏

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
好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
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
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
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
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鄉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怛

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
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

司徒

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

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
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
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肆

往茲究殺人歷人宥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
往之國又當詳察茲

究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
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

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
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

人者當**疏**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

寬宥之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

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

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

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

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

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勸勞

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勸心以愛勞民故汝

往治民必勸勞之又以民須勸勞之故汝往之國

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

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

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

亦為勸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

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

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

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

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

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

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外為士又用庶

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

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

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

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

故連言之 傳汝當至之道 正義曰言汝當信

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

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

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

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

尚十三

正義

正義

正義

即亂名實也 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
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
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
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怕之文故云國之
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
此曰予罔厲殺入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
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
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 傳亦其至
來之 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
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
之是也 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敬
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
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
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
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
上厥君始終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
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
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 言
者開置監官其治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爲民不可不勉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 王其效邦君越
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御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

可不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
勤

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 疏 王啓至攸辟 正義
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曰周公云所以敬勞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
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
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
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
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
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
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
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
教至冤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
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
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
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
故也 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
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
王使存省侯伯監治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
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

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

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墍茨

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為政之術

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

疏曰

至丹雘 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

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

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畜而耕發其田又須惟
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墉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
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

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黼而後成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為政至後治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畝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摠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黼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黼黼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

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眾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

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子子孫永保民

世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王今

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
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
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
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
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
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
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
先王既然而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
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
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
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
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
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
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眾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為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

尚十三 三十九 蔡邕

是

利

學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四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且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作召誥召

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 成王至召誥 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

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 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相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 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 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

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

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

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

之意或將情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

戒為即政後事故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傳言新即政也 二月十五日

月相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 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大序小四百十 尚十四

告武王可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

公於周公前相視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 厥既得卜

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 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

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

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 疏 惟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本其所由來 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

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

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

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

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

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納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

矣 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

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

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怡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子南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納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納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納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與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

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

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
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錫周公曰拜手

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

順周公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

之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

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

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

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

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

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

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

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

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

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

周公至洛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

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

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

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

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

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

尚十四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

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推三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伯州牧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
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諸國之長故為方
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傳諸侯至周
公 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
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
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
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
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
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
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
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
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
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
幣蓋立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
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
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

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
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

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
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

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
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
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

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誥告庶殷越自
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鳴
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皇

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

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劬何其奈何

不憂劬之疏詰告至弗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詰以告

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

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劬乎欲其長行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

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眾也 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

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

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者凡人皆云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

君臣此服其厥終智藏瘝在謂紂也賢智隱

命言不忝

藏瘵病者在
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云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

無辜往其逃士出見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

疏天既至用懋 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

之後人謂繼世之君乃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

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

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云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

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

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 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

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

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

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

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

為法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

王今相有殷

次復觀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今

仲子嗣則無遺壽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

成人之言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仲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

善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

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

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

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

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

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雖召公歎曰有成王

子其大能和於小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晷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晷潛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

道成

疏

嗚呼至民晷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晷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

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

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

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

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美

疏

王來至今正義

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

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

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

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

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

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

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

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

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

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多風日西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

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

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 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
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王先服殷御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 節性惟

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 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 王先至敬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今為政

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為戒 傳召公至可一 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 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

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或加陵殷人失勢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行

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敬也

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我不可不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

歷年戒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長久惟以

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

猶夏之賢王所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歷年亦王所知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我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疏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也王說亦然

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

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凶不長雖說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之其實在人

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

常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

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在王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

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

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
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

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

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

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

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

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

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
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
之位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
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
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
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
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
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
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
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 傳今天至在
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
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
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
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
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
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
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
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
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
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 傳言

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
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
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秉常 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
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
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
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
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 傳王
在至光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

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
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

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

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

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疏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

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

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

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

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
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
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
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
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

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眾百君子皆然言我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
慶王受天多福也 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
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
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
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匹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
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
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
為召公之謙辭讎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
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
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 傳言我至永命 正義曰我非敢勤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
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
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
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
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疏召公至洛誥正義

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

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

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

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

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

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

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

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

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

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

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

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

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

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

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

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

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

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

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

明戊辰已上皆是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西都時所誥也

張武

張武

張武

張武

張武

張武

張武

張武

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

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王

敢及如天始命周家安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疏

周公至明辟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

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 傳周公至

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

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

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

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

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

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

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

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

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

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

卜澗澶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

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北順食墨

我又卜澶

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疏予惟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

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

尚十四

二三

友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鄩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
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
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
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
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
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
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
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
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
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
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
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
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
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
用我萬

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拜手稽首誨言成王
盡禮

致敬於周公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
求教誨之言疏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

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
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羨常吉之居我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羨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羨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
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羨正義曰拜手稽首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
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羨之天
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羨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羨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羨正義曰
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羨我當與公二人共正
其羨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羨事來來重文者
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佯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以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

天之羨言公欲令已祚胤以遠羨公意之深也王
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
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
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
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
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
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
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
致敬於周公求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
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
而祀之

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

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命今王就行王於洛邑曰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慎其

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倅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

疏

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敘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

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即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傳我整至政事 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 傳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

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殊功堪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 傳惟天
至化之 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
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
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
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 傳少子
至已往 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明黨敗俗
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
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 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
旣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
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旣成不
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 傳其順至百官 正義曰
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
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
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

法於百官也 傳往行至後世 正義曰此時在
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
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
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
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
成王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乎汝惟
辭也 祖之位惟當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終其美業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 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
及禮物惟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曰不奉上

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

矣如此則惟政事其

疏

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

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 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

奉 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

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

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

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

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

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

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

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
 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馳轡上之辭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
 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
 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
 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
 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
 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
 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
 孺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辨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夢復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

汝往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劬行教化哉如

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

疏

乃惟至用戾正義

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
 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
 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
 為之乃可長以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

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
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
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
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
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
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
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
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
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
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
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
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
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
億年耳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為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
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
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
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
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
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
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被寬裕之
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
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
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
弟是教農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
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成王順
周公意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

其眾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

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太平之予冲子

夙夜咨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疏

王若至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

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

而行非我能也更迭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

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

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

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
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
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
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
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
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
以深美公也 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
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
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
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
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
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
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
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
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
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道我之功輔厚

矣天下無不順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

而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

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不可捨我而去

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

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

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未定於尊禮禮未

彰是亦未能撫順公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工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工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民亂為四輔我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疏

王曰公子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

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

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

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

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

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

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正義曰退者

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

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

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

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

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我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傳言

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

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

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

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

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

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

云傳取管子之意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公

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

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勿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

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勿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

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

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

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

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
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公之德享
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言王命我來承安汝
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
朕恭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孺子來相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

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言當
賢人
曰其自時中

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
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
皆被美德如此
惟王乃有成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
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

正義曰周
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
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

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
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

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
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

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
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
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眾君
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眾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
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
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
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
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
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
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
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
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
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
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
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
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
眾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
眾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

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也考朕昭子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寧所我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士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子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侖殷乃承敘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

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疏考朕至懷德正義

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

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士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致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
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
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斥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
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
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
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
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
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
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
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
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
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
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
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
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 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
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
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
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既告而致政則告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博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馱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馱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馱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甚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烝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

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疏戊辰

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疏至七

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

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

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

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

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

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武

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

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

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

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

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

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

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

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

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

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

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

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

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

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

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

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

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

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

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之

利

學

後

公

用

六百
尚十四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立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成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醕，尸也。禮醕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未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

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外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五

足利學校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勅撰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周書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之經

大夫士

近心

不則德

義

公

用

之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作多士多士即衆士

故以名篇疏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

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性安土重

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

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

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

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

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

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

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

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

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

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

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

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

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

孔意不然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

致政

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

疏惟三月至王士正義

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

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

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

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

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

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

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

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

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

所順在下稱天以愍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言我有

至者殷道不至故周受天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

佑助之命故者之誅罰正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

黜殷命終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

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故汝眾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帝不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惟帝不

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

是天明德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

可畏之效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

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

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

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

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定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

周王故汝眾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

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

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

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

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

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
 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
 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
 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
 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
 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
 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
 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
 於周傳天佑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
 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
 其故爾眾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
 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
 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
 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

以譴告之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天下至戒是嚮於時

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

疏

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

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

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辭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云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

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自成湯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已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

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

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

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

下若此大喪亡之誅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

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天不與不明其

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 疏 自成至于罰 正義

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曰既言命湯革夏又

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

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

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

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

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民主在今後嗣王

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

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

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

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

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

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

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傳自帝至社稷

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

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

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

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

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

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

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 傳湯

既至德澤 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

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

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

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

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

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 傳言紂

至亂甚 正義曰 淫泆俱訓為過 言紂大過其愆 過無顧於天 言其縱心為惡 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 為斂言其多行虐政 不憂民也 不畏於天 不愛於 民言其暴亂甚也 此經顧於天 與顯民 祇共蒙上 罔文 故傳再言無也 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 紂不 能明其德 天乃興之 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 紂不 明其德 故天喪之 因即廣言天意 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 其為天所喪滅者 無非皆有惡 辭聞於天 乃為上天所罰 言被天罰者 皆有闇亂 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 紂有闇亂之辭 故天滅之耳 天既滅不明其德 我有明德為天所立 汝等殷士 安得不服我乎 以其心仍不服 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 爾殷多士 今惟我周王 丕靈承帝事

文武也 大神奉天 有命曰 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 命言明德恤祀

周割絕 紂命告正於天 謂既克 紂柴於牧野 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 適惟

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 不貳之他 予

其曰 惟爾洪無度 我不爾動 自乃邑 我其曰 惟

度謂紂無道 我不先動 誅汝亂從 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 我亦念天 就於殷大罪而加 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 念法 疏 王若至不

曰周公又稱王 順而言曰 汝殷衆士 今惟我周家 文武二王 大神能奉天 事故天有命 命我周王曰 當割絕 紂命告正於天 我受天命 已滅 紂告天 惟 我天下之事 不有二處之適 言已之適 周不更適 他也 惟汝殷王家事 亦於我之適 不復變 改又追 說初伐紂之事 我其為汝 言曰 惟汝殷紂 大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
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
所以就於躬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
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
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
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
有命命我周使割絕躬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
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
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
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
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
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
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
所遣我就躬加大罪者何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

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

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躬先人有冊有典殷

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王

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涉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

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

惟天

疏

正曰猷至天命

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

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衆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記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

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

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立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

有德任用之必矣

傳惟我至夫命正義曰循

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

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
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

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我乃明致天罰

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

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疏王曰多士至多

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

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

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

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

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奠汝相教為善永不為

惡也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

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

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

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

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

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

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
也 傳四國至順道 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
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
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迹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
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
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
所以救汝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時命有申 所以徙汝是我欲殺今朕作大邑于

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

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為順事乃

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卑矜爾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

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則

子孫乃起從

疏

王曰告至爾遷曰告汝躬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

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

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

無所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

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

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

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

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

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

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
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
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
土有幹有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
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
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
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爾攸居

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
疏王曰又
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
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
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
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
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

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
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
無逸成王即政恐
豫故戒以無逸其逸豫故以

所戒疏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
名篇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

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
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正以聖賢輔之當

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
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

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
公悉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周

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
念德其無逸豫君子

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相小人厥父母

勤勞稼穡厥子亦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

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疏周公至聞知正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義曰周公歎美

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

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

其父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

逆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

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

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

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

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

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

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

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

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

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

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

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

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

前十五

十三

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足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又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人詩云召彼故老

王中宗

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敬身

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

疏 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

鳴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格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大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

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立云恭在貌敬在

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

外爰既具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

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

言言孝行著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

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

高宗父在之時父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

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父也在即位之前而言父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

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

也傳武丁起至行著也正義曰以上言父勞於

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

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

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

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傳
在喪至自安 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
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
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
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
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
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
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
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
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
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
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
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
萬人上及羣臣言人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
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 作其即位爰知小
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
三年

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 肆祖甲
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 獨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
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

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 疏 其在至三年 正義
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曰其在殷王祖甲初

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父為小人之行伊
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

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 獨故
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

壽也 傳湯孫至之桐 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

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

眾民不敢侮慢惇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 傳太甲至稱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勸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大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功而存其廟也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其後而立者生 則逸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同其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樂之從言荒淫

五百
尚十五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或十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

損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

壽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

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

王故本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

其父祖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

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自朝至于

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

用皆和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萬民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周

至十年

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

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就

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

朝且至於日中及是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内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為天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

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

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
 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
 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
 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
 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子世子文也於九十
 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
 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
 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
 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
 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
 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周
 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

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

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

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亂

于酒德哉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

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

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

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紂

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

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酒為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譎張為幻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

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

已有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

致之

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疏

周公至詛祝正義

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 傳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碣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講張至惑也

正義曰講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 傳此其至致之 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 傳以君至其上 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

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周禮曰詛者祝也周禮曰詛者祝也周禮曰詛者祝也周禮曰詛者祝也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

德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臨下

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

不啻不敢含怒以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

罪之言常和悅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

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立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立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

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

不寬緩其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

厥身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離之叢聚於其身

疏

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

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 傳則如至含怒 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

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之

利

學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六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疏

召公

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

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

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

有周道至已受之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

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責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

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

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

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為

戒鄭玄鳴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忘乎上帝

亦然也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弗永遠念

命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

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東

告

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

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

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

言異於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

餘臣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疏鳴呼至冲子

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正義曰周公又

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

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

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

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

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

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

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

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

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

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

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

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

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

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

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

呼君已已引聲之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

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

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

周我當成就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

道故不敢不留

大四十五

尚十六

四

壽

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疏**又曰至受命

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

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

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

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

不明解鄭去人又云則鄭立以此又曰為周公稱

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

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

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

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既受命已放桀受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

既受命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

佐湯功至大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

天謂致太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此伊尹為保衡言天在太戊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

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墮巫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疏**公曰君奭至甘盤

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

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

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

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傳伊摯至太平 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 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目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傳太甲之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 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且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

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大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傳高宗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

率惟至百姓正義

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榮辱倉廩實知禮節

屏侯甸

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且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

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王猶秉德憂且況且下得不皆奔走故一人有事

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且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疏王人至是孚 正義曰王人謂

不是而信之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

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

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

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

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

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

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

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

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

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

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

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

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

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

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

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
平至天滅士加之以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士以為法戒則有

堅固王命其治理足
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

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
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

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士而加之以
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

士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
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

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
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

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
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

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
民不治故天滅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

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
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

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專言臣事格謂
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

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
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

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
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

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
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

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

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虢閔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天名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

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疏公曰君奭至官括正義曰公呼

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

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

久但欲遠本天意故去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

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去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

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

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

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

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

九十七

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且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
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

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迪見冒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

彰聞上天惟是故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

受有殷之王命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

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

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蹈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

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

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

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

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

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
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
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

故曰四人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此

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

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

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

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

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

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

日四人以是文王之第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

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

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今在予小子

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旦若游大川予往既且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

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收罔勗不及者造

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

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

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日其有

能格于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

皇天乎疏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

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

救溺而已辭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

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即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 傳我新至我留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去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傳今與至天乎 正義曰王朝之目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

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博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
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
功之驗非言成功告
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
功至天故其當

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
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曰

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
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

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
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
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

至教之
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
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
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
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
其乃心為法

度乃悉以命汝矣
為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

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
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

之恤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曰前至之恤

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
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

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
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
惟文王聖

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 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 傳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

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勗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

大不可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

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

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

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

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曰君

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

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

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

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尚十六 十五 餘頁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 傳言汝至多福 正義

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

文武言非文 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日休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我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 疏 嗚呼

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疏 嗚呼

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

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

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

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

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 戒 公曰君子不

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戒 公曰君子不

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

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 正義曰公呼召公

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

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民

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

有終惟其終則惟君 祗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

子戒召公以慎終 祗若茲往敬用治 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

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

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

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

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

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民

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

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有終惟其終則惟君

子戒召公以慎終

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
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慎終 正
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
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是凡民之德無不
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
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
以劉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

卒命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

字因以

疏

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

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
命 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
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
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
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
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
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
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
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

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
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
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
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庸祗

德周公以為卿士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
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

內諸侯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叔之所封圻內
之蔡仲之所封

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
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疏
惟周至之蔡
正義曰惟周公於武

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
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

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
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

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
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

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

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

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
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

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
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

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

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
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

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
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

心故退之世家云武正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
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

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錄蓋復其舊封封為霍

齒

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千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

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克

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肆子命爾侯于

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

汝所封之國當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

無懈怠以垂法子孫
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
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踈惟有

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
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

亂所歸不殊
宜慎其微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

念其終則終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用不困窮

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汝為

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乃

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詳審汝視

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
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

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
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侯于東土正義曰

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
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

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傳汝
當至惟孝 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
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
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徙之以其 作成王政 為平淮夷徙 疏 成王東至
數反覆 奄之政令亡 王政 正

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
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

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
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

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
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 傳

成王至反覆 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
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

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
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
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
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
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
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
責躬曰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
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
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
讀踐為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
滅之事故孔以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
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
君及人臣之惡

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

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

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

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

傳已滅至化之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

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

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

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

預去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

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傳言將至之亡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

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

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尚十六

疏

成王既至作蒲姑

疏

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

疏

正義曰昭二十一年左傳晏子云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疏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尚十六

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
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
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傳周公至鎬
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
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
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
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
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
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
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
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
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
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

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
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
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

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
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疏**曰周公至不知正義
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
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
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
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
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

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躬之至取云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云欲使思念之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令其心棄躬而慕周也

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

惟天下至戒於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以譴告之謂災異

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爾攸聞

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疏

洪惟至攸聞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

正義曰以

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

以譴告責人主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

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于内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

内不勤德因甲於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

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

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

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疏厥圖至夏

日尊劓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邑正義

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

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

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内不勤德

因復甲於二者之内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

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

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

日日尊劓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

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

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

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内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

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餮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

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餮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尠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性能殘

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殄有夏惟天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

不界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

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

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非一

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

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且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

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

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目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

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

汝衆方之賢大代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

夏政爲天下民主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

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

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

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

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

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疏乃惟至之命正義

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爲民主慎其所施政教

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

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

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

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

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摠謂施政教爾但

東坡

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帝乙至勸善 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 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

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 非天庸釋 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 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

見誅 誅 疏 嗚呼至有辭 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 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

之誥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 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 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

國聖人代之言有國 疏 乃惟至間之 正義曰更 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

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

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 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逸言縱恣無度

時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

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

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疏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

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

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

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

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

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

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

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

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

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曰湯是創業聖主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

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
 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
 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
 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
 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
 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
 德延此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歲年也惟天

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惟爾多方罔堪顧
 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
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

奉於眾言以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言周文武能
仁政得人心

以主神天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
祀任天王

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
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疏
天惟至多方 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
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

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道者欲以代紂惟汝眾方
 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
 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

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
 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 傳天惟至代者

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
 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

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
 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

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

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

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

之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

方欲其戒四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國崇和協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今爾尚宅爾宅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爾乃迪屢不靜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爾乃自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作不典圖忱于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

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評以至於再至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

于三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不用

我命我乃大下誅汝
君乃其大罰誅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
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

疏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
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

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
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誠信之心行寬裕之

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
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

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躬之
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

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
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

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
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
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

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
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

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
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

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
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

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
君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

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
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

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
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

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
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

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

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
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
國應隨躬降黜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
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
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
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
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
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
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
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
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
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教告之謂評以文辭評告也告以文辭數其
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
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
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
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
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既且躬
不靜之事多士
王歎而以道告汝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衆方與躬多士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躬衆士今汝
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惟有丕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

能勤汝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劭劭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

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

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疏王

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

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

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

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當和

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劭劭之道常在

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

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政汝故田汝能修善天
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賞賜汝汝非但受
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
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
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
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
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
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
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
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
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
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
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
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
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
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

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
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
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
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
無成雖五年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
亦不得反也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歎而言

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

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

疏

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
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
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爲逸豫惟爲頗僻大遠棄
王命則惟汝衆方自取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
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歎至
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
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
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
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
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
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
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

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劻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
能劻于和道故誅汝

汝無我怨解所以

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
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

再三加誅之意言誥汝而已惟劻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
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
誅者是惟汝初不能劻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
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
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
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
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
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云
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
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七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

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

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

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

之奉知憂得其人者少

疏

周公至鮮哉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

正義曰王之大事

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

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

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

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

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

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

誓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

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以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

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

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
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
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
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
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
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
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
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
出入王之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
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
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
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王義曰此五
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
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
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

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
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夏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

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

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

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謀面用丕訓

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我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

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

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疏古之至罔後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正義曰既言知

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

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

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

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

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

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

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

肅云古之人道惟此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

室猶家也顛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

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

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故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 傳知九至君矣 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立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孔不同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 乃用三有宅克 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

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在

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

亦越至見德正義

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

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

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

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

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

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

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

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

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

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顯明其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改日惟羞刑暴德之

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

人同于其國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並為威虐

帝欽罰之乃伴我有夏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斂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

天命同治萬姓言

疏

鳴呼至萬姓

正義曰既言湯

皇天無親佑有德 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

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斂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

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 傳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

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

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

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啓強也啓即

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

言並為威虐 傳乃惟至任賢 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衆者

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

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

以茲究於商邑是其事也 傳天以至有德 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斂罰也商本

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
姓釋言去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
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
也王肅云劓罰者謂須服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

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

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疏

亦越至長伯

正義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
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
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
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

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
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
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

心也 傳紂之至之心

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

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

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必
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
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

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
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

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
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
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

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
傳言文至諸侯 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

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
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象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惟武王時爾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

之三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微盧丞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 疏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

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傳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

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王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比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王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

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躬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躬謂眾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眾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

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揔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為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

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鞞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古書云滅既無要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

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

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

一無敢自知於此文王至于茲正義曰上既委任賢能而已

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

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

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

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

三宅三俊知此言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

之常事也 傳文王至任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
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

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
分析言之爾

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 率惟謀
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
王寬容之德故君

臣以並受此大大 疏 亦越至丕基 正義曰亦於
之基業傳之子孫 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

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
道也又言武王所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

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
子傳之子孫 傳武王至子孫 正義曰以言並

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
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

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 嗚呼孺子王矣
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歎稚子今以為王矣不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繼用今已往
我其立政大

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相
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

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能治我所
受天民和

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成德之彥以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
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 疏 嗚呼孺子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
以治我所受之民 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

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
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
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
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
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
眾獄訟及眾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
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
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是我王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續用至
心力 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
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
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
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
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
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

治理言各盡心力也 傳能治至復變 正義曰相訓助也
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
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
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
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
也 傳言政至之民 正義曰釋話云自用也 話言也舍人
曰一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
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
一善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
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
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未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
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
民矣釋訓云美士 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

子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
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

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乂

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

天下

疏

鳴呼予至俾乂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鳴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

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 傳言用至下治 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

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

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繼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相我

國家

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疏

國則至國家曰既言湯與文

正義王用

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

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雅子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

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方

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

服化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先烈能使

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疏今文至常

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

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

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

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

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

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

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

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

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

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

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正義與

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

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

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

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

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

六三

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
之如舜之陟方意亦然 傳方四至化者 正義

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

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
也 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
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官故言不可以天官

有所 周公若曰太史 順其事并 司寇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
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
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
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疏 周

至中罰 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
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

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
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

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
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 傳忿生至之比

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

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
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

求蘇公之比類也 傳此法至告之 正義曰治
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

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
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

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
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

後事相因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

即政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叙

其事作周官傳黜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滕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

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

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

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宣之故也傳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言周至之法 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詔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法惟周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撫萬邦巡侯甸 即政撫萬國巡行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 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 疏 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治理職司之百官 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

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 傳即政至甸服 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

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傳六服至百官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為王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

疏

王曰至未危

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

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

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

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

五國之長上下相維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

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為至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

亦能用治言不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聖言

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

疏

曰唐至其人

正義曰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逆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者
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
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
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
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
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
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
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
也 傳道堯至有法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
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
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
次父子之後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
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

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
岳為五行之象左傳說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
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
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
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
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
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

勤于德夙夜不逮 今我小子勤於德雖夙
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

有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言仰惟先代之
極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

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

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

官

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負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

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官天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

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

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

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

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

民之性命皆能

疏

今予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今

其官則政治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
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
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 傳師天
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
綠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
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
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
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燹理陰陽於
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
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傳天官至任大 正義曰
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摠目或據
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
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
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
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
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
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
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
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
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
意不異 傳地官至協睦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
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
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
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
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傳春官至等列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有十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

有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傳夏官至亂者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貞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傳秋官至時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 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司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官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

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傳冬官

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王土

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云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

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

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

民為急故也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又六

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

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疏六年

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

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

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

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

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

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

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太宗伯云時見曰會躬見曰同時見躬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躬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邦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

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王曰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鳴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

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勸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

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按亂其官疏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言而歎曰鳴呼凡我有官之君子謂大夫

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復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 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

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 蓄疑敗謀怠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

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 戒爾卿士功崇惟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

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 疏

蓄疑至後艱 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

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都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

士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
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
必將致後患矣申
說蓄疑敗謀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不與

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
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 恭儉惟德無載 驕期而

爾僞 言當恭儉惟以
立德無行姦僞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

勞日拙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
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

為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
寵當思危

惟無所不畏若乃不
畏則入可畏之刑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
所以和諧厖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修其官惟
其人亦惟汝之 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
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
助汝君長安天下

兆民則天下萬國 疏 傳為德至可為 正義曰為
惟乃無厭我周德 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

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僞
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

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 成王既伐東夷
僞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僞也

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
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
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肅慎來賀 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武王
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而服之故肅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

慎氏來賀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疏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即政之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

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

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

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馱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

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馱馱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

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

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

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

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

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誅於蔡原訪於辛尹

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

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

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名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周公

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公薨

成王葬于畢

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

疏

周公

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

姑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

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

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傳致政老歸正義曰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

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

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

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

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傳周公至成王正義曰序說葬周

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將遷

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為

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

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作書君陳臣名

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命之君陳也

以名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

事父母行已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

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茲東郊正此東郊

教訓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

茲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

而教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

周公至君陳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

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其臣名

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

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篇名傳

成王至官司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

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

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

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立云天子

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尚一

三十一

臣名

也

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踈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

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香明德惟馨

所聞上古

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汝庶

幾用是周公之道教躬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疏

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

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

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

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

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所以無成

爾其戒哉爾惟風

下民惟草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

圖厥

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

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

臣之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臣於人

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為政當闡大

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

動不失和

德教之治 邦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邦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

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辟以止辟乃辟

刑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

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疏

王曰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

今為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

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

於物莫為褊急此成周邦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

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

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

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

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
茲究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
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
惡源也 傳汝為至之政 正義曰君陳之智必
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
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
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
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
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 正義曰寬不失制則
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
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
孫炎曰狃快前復為也古言狃快是慣習之義故
以習解狃習於茲究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
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
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事言三者再猶可赦爾

備于一夫

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

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為人君長必有為人所含忍其乃有

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

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疏

爾無至不良 正義

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

是

利

學

校

公

用

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為善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

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主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

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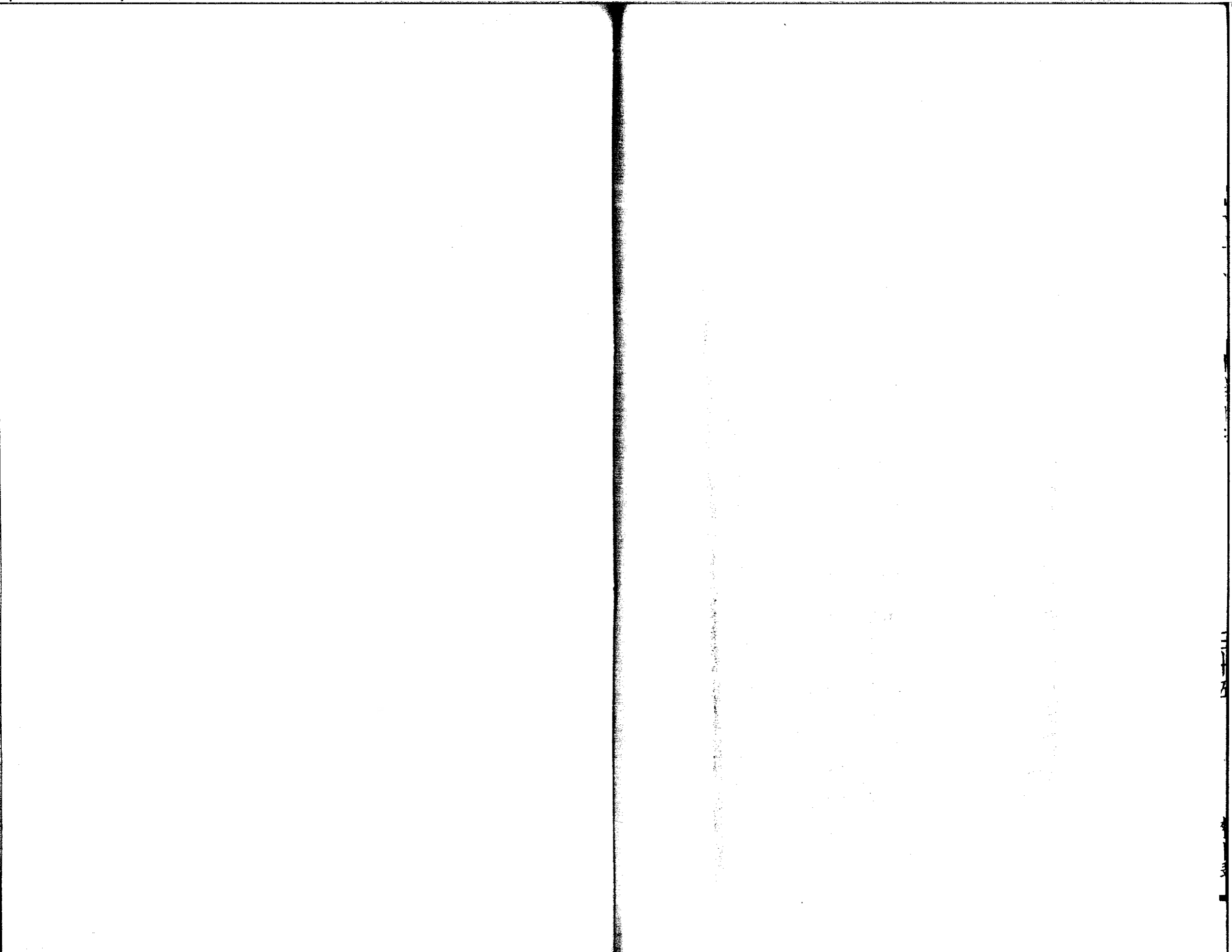
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疏惟民至永

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乃性皆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

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八

是利學校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公

用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

二公為二伯中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

臨終之命

疏

成王至顧命

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

傳二公至治之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

為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

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

三公為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公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為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

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

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

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

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至顧命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

將死去迴顧而為語也顧命實命羣臣叙以要言惟四月哉生魄

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

甲子乃洮

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

故但洮盥頹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

形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

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形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形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

師氏虎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

疏

顧望御事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叙康王受命之事

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

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

是摠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王至悅懌 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

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十六日則不

得與歆同矣鄭立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

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

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始生魄為月

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

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

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

洮頰張本耳 傳王將至出命 正義曰凡有敬

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

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

之盥洗面謂之醜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請

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立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為立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立冕而已親禮王服衮冕而有王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几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傳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

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如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

志以此故我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詳審致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

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

陳教則肆

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

肆不

違用克達躬集大命

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躬

為周成其大命

在後之侗劭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

在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斥劭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

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

明時朕言

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

用劭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劭安太子釗釗

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

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

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

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

恐一旦暴死不得

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

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躬

為周成其大命代躬為主至文武後之侗雅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劭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

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慄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

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
略之用我之語苟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
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俱安之又
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
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羣臣等思夫
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
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
編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
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
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
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
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
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受

命還

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

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

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冢宰攝政故命**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

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相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使呂

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明室路寢延之使**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

顧命於

疏

茲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

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
相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
相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
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
室當喪憂居為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繫羣
臣之心也 傳此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
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
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
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
射禮其位亦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
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
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

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
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
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
出下云狄設黼屨綴衣則綴衣是黼屨之類黼屨
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
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
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
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屨之上所
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屨故下句
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屨
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
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
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
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

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
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
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
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
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千戈
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相毛
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
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
相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
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
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
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
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翼

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
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
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
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為天下宗主也 傳三日
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為
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王之將
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
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
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外階即位及傳命 越七日癸
巳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酉伯相命士須材

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

待以供

狄設黼辰綴衣

狄下士辰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幄

象平生

疏

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於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

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相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槨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槨及明器

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槨之材 傳狄下至所爲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至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又設四

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
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

敷重筵席黼純華玉仍几
篋桃枝竹白黑雜
繒綠之華彩色華

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
不改作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

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底蒨革綴
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是夕

聽事
東序西嚮敷重豐筵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筵彩色為畫彫刻鏤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筵席玄

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蒨竹玄紛黑綬
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
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
赤刀

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刃削大訓虞
書典謨大璧琬琰之

珪為
二重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玉為三
重夷常也

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

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胤國所為舞
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
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
允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
允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
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大輅玉綴輅
金面前皆南

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
象次

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
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
所以重疏牖間至漆仍几正義曰牖謂窓也間
顧命者窓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
展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
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
之展彼言展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
純此言筵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
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數重席者其席
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
牖間之坐即是周禮展前之坐筵席之下二重其
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
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
展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
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

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
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傳筵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筵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
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
下則云篋折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篋席織莠草席
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纁緣之蓋以白纁
黑纁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
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
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
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
玉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
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
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展於戶牖之間左右

几天子衮冕負斧宸彼在廟此在寢為異其牖間
之坐則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
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禮注謂蒲席為蒻莘孔以底席為蒻莘當謂蒲為
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
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
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
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
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
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
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蚺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
餘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且夕聽事之坐鄭王亦
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
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
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
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
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
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
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
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 正
義曰釋草云莞苻薜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
用之為席也又云薜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
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
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
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
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
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
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 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
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

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萌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傳於東至器物正義曰此經為下摠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又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傳寶刀至二重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為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與治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與體動曰我見刀為然然則赤刃為赤削白刃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白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為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琬琰之圭為二重則琬琰共為一重周禮典瑞去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

玉而共為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
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
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
也傳三玉至寶之正義曰三玉為三重與上
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
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
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
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
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
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
志劉歆以為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
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何圖也而此傳言
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
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何圖也且繫辭又云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
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王人之所貴是
為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
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
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
物亦應無別意也傳胤國至坐東正義曰以
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
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
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
也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

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為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傳先輅至顧命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為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為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為名耳鄭立周禮注云革輅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鞅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以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立以綴次是從後之言
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
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
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
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
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
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
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
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
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
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在東宿衛者新
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
北面對王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
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辰已下至此皆象成
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立亦云陳寶
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

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二人雀弁執惠立于
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畢門之內

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

四人綦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

綦文鹿子皮弁亦士

一

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

冕皆大夫也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鉞瞿皆戟屬立于

人冕執銃立于側階

銃矛屬也側階

疏

二人

階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
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三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二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傳士衛至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

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弁下云綦弁孔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幾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鋹屬者以劉與鋹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甸子戟劉蓋今纜斧鋸大斧幾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傳綦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

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祀相傳為然

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傳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立冕而下

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

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摠名為堂

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

升階之人也傳殘瞿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

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

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

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

堂之階一也傳銳矛至階上正義曰鄭王皆

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

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堂

北階北階則惟堂北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

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

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立太保太史太宗

夫則服冕

廉者稜也

堂正義曰

知服冕者

此立於東

當於序外

堂之階一

以側階為

上何由此

北階北階

一階而已

王及羣臣

亦廟中之

即位公卿

皆麻冕形

上宗奉同

方四寸邪

命正義曰

夫則服冕

廉者稜也

堂正義曰

知服冕者

此立於東

當於序外

堂之階一

以側階為

上何由此

北階北階

一階而已

王及羣臣

亦廟中之

即位公卿

皆麻冕形

上宗奉同

方四寸邪

命正義曰

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
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
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
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
此禮主以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
王及至當主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
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
王麻冕者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此
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於此正
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
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衮鄭玄周禮注云衮之衣五
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
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之篇言王
賜諸侯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
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是言貴文故稱之
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傳公卿至色玄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
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
為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
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
者虵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
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
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
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
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
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傳
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形裳
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禮
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纁言是常
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

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詐階者東階也謂之詐者鄭玄士冠禮注云詐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詐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傳太史至同階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

殞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
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王几所道稱揚

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

下
用是道臨君周國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

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
王再拜興

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
疏
曰

至光訓
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王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
正義曰言憑王几所道以示不

憑王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今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為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
傳用是至大法
正義曰下之為法無正訓也告以為法之道

今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
故以大下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三祭三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
上宗曰饗
祭必受福讚
太保受
羣臣所傳顧命

同降受王所饗同盥以異同東璋以酢太保

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

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濟祭受福濟至齒則

王亦至齒王言饗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

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太保降收太保下堂則王

以事畢王荅拜勸所白此盡乃受至降收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

收徽疏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樞西南東面

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

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

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

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酒酌

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

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

祭先濟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筐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

太保

以盥

宗人

授宗人

同

受命

太保

受同

祭濟

宅授

宗人

同拜

王荅

拜

受同

祭

受同

祭

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傳祭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

以同授太保也傳受王至於篚正義曰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傳太保至曰酢正義曰祭祀以變為勑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傳宗人至受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訖也將

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康王但
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
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
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
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
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
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
福酒齊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齊至於齒示
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
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齊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齊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
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

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
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

疏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

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
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遂誥諸侯作康

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事

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

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

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奠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

王出至荅拜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

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

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荅諸侯之

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

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

尚十八

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奠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

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
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
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
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
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
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
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
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
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
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
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
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
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
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躬之命 大天改大國躬之
王命謂誅紂也 **惟周文武誕受**

若克恤西土 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
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 **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
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 **今王**

之哉 勸天道務崇
先人之美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
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疏** 太保至寡命
義曰太保召公與

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
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躬之王命誅

殺躬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
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

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
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
其勸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
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傳
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
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
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
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
起正義曰姜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姜道
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
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
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
之眾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
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
寡有也

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

一不二心之臣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

天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

樹以為蕃屏傳王業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既且顧

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

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

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

疏

王若至子羞正義曰羣臣

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

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

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

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

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

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

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

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

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

順其至見有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

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

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

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

之矣 予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 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傳言先 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 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 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 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覲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 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 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 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 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

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 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

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 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 喪服居倚廬 羣公摠謂朝臣與諸侯

也鄭立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 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 臣為君諸侯為 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 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作畢命畢命 言畢公 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書 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 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

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叙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躬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

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

京豐文

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周之用成

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

疏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正成周東郊令得所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

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

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曰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為下言壬申

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

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

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

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

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

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

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鄉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

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

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

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

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小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

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言之重其功美矣

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

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

異

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

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

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疏

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

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

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躬民之法 傳言當至善聲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 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踈遠使聞知之 傳其不至沮勸 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 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 傳紂以至絕之 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躬民利口餘我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

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

躬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躬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躬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

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資富

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

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躬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躬士而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

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

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四夷左衽罔不咸

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

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

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

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

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

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

我聞至其訓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

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一流

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

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

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化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

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

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

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以也

足 利 學

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又怙恃已之奢
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
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
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殷至惟難 正義
曰遙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
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
心未壓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
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
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九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田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子孫昭王子

作君牙

君牙臣名

君牙

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

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

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

能所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冰

疏

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

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

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立云銘之言名也生則

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

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

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

之曰太常也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

臣言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

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汝取中必當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天之常道

身示民以中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天之常道

小人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冬大

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冬大

天之常道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天

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天

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疏
今命至乃寧

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疏
正義曰王言我

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心疏
正義曰王言我

膺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疏
正義曰王言我

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疏
正義曰王言我

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疏
正義曰王言我

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能中正惟取疏
正義曰王言我

汝之中正汝當為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疏
正義曰王言我

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疏
正義曰王言我

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疏
正義曰王言我

為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
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膺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傳
今命至委任

如我之身故舉四支以言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傳
今命至委任

任如身也傳以膺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膺為傳
今命至委任

夏月暑雨

天之常道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冬大

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勸明汝五教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

疏明哉文王之謀也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

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

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勸明汝之

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

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

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

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

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

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

武王業之大也傳文武至邪缺正義曰文始

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

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

邪**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

則民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言當循汝

行明汝君王若至有父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罔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大僕作冏

命冏命以冏見疏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

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傳伯冏至大

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

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

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去

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

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

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

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

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

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

夫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為長大

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

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

人輕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

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感懷忠

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

勸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武發

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勸疏王若至咸休正義

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疏曰王順其事而呼之

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

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

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且夕承輔其君故

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勸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勸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

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

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

繼先王疏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

之功業疏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

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

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木

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

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疏

今予至吉士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

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傳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

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

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

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

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

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

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

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子

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

不當禁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

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

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爾無昵于憮人充耳

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憮利小

視聽之官道君上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

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

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

能敬其君惟我則亦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贖刑之法更從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疏呂命

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

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

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

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

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

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

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義曰名篇
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
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
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
訓揚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
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
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
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
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
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
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

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
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
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
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
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
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
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
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
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
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
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
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
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
以此輕世重爲此故也 傳後爲至甫刑 正義
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曰故傳解
之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

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戎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襄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荒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老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度作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

疏 惟呂至四方 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老亂而荒忽

矣王雖老老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形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老是老荒為年老精神老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老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老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

黎之君號曰蚩尤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虐

平民化之無不

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

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椽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

耳鼻椽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

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

背詛盟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

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

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疏王曰至在下正義曰

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

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

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
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
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
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
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
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刳截人耳劓
截人鼻劓椽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
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
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
泯為亂焚焚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
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
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
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皇帝帝
堯哀矜眾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

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
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
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
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
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
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
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
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
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
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
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
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
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
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
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立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鷓鴣食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鷓鴣是鷓鴣類鄭立云盜賊狀如鷓鴣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

鷓鴣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立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
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
耳鼻椽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
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
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
故曰五虐鄭玄云劓斷耳劓截鼻椽謂椽破陰黥
為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
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椽陰苦於去勢
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
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
泯泯相似之意焚焚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
也焚焚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
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
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
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

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
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
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
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
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
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
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 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
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 羣后之逮
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
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

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疏乃命至惟明正義曰三苗亂

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疏正義曰三苗亂

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

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

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

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

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

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

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所行賞罰得其所也傳重即至相干正義曰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

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

王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

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

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摠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闡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傳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圭名山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圭名之后

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

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成

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 **疏** 乃命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至祇

德 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

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天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

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勸德言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從伯夷之法勸德行禮也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勸勸在上三后之

然彰著四方故天下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

棗彛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 疏 棗彛至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 典獄非訖于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

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

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疏

典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

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以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

也有威有德有怒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怒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怒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又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王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今爾何監罪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

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

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

咨嗟汝四方正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

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
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
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
於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
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
上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
言當至法之 正義曰伯夷典禮阜陶主刑刑禮
相成以為治不使視阜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
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
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
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
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
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 言其正謂察
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

之 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
亂也 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
民所行腥臊不 王曰嗚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伯
絜故下禍誅之 法苗民為戒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 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
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

有至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
命 不用安

自居日當勤之汝無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有徒念戒而不勤

終在人 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 爾尚
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勅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
庶幾

勸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勸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勸五

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

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勸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

道之疏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

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

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

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

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令我為

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

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

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

庶幾勸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

見畏勿自謂可勸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

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勸慎用此五刑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

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

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摠告諸

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

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

鄭立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

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躬勤教誨恐

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

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

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

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

東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欲使為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 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

土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

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

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

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五

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其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 其罪惟

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

從免其當清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

惟察其貌有所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

考合重刑之至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

皆當嚴勅天

威無輕用刑

刻其

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

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

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

劓辟疑赦其

倍差閱實其罪

刑足曰刑倍差謂倍

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輕轉至重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

者事之宜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
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
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
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
所勸慎非惟勸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
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

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旣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以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

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爲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爲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爲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官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辭至五刑 正義曰旣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

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

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
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
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
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
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
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
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
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
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
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
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 傳簡核至之至 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為可刑或可以

為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
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
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
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頰色不直則
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
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
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
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
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刻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
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
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刑足
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
墨一名黥鄭立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
窒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
錡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
矛重三錡馬融云錡量名當與呂刑錡同俗儒云

錡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立云鍤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鍤二鍤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鍤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為錡如鄭立之言一鍤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 傳刑足至百鍤 正義曰釋言云刑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之名故刑足曰刑剗倍墨刑應倍剗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

一倍也 下句贖官六百鍤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鍤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官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剗而多少近於贖官也 傳官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官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官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剗刑耳官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官官是次死之刑官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鍤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 傳死刑至制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鍤數五刑之疑各

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上下比罪無僭

亂辭勿用不行

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

惟察

惟法其審克之

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上刑適輕

下服

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刑罰世輕世重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疏

上下至有要

正義

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

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

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今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

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
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
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
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
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
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
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
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
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
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
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
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
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
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賊罪
罪從重科輕賊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
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云輕賊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
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
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
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
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
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
文也鄭立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
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
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
其化惡伐
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
非殺人欲使惡
人極於病苦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
莫敢犯者
非
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

皆庶幾必得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

中正之道 **獄成而孚輸而孚** 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

其鞠劾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

文辭 **兩刑亦** 罰懲至兩刑 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

具上之 **疏** 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

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

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

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

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

之時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

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

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

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

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

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

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

傳當憐至之道 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

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

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

東

刑

三

東

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 傳斷獄至文辭 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駢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下為上故并亦上之

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

以儆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 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

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 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

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 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 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

疏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

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
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
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事
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
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
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
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
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
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
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
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
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 傳敬之至
敬之 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
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

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
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
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

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
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

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
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
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
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

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
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
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
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
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
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
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
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
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
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
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
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
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
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

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
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
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

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
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

我言而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行之哉

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

所以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
然也 之善衆而治之

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疏王曰至祥刑正義曰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曰注疏卷第十九

影宋本尚書正義

二十
止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為杓柄

作文

侯之命

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

疏

平王至之命

正義曰幽王

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曰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

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傳以圭至圭瓚 正義

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

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

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

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

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

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瓚亞裸鄭云圭

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

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

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

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

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相公言於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
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傳平王
命為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二伯也
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
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
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
為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
者非一人故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
以字別之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
詳慎顯 用有德 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
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

天集成其王 命德流子孫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言

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 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

我後世先祖 疏 王若至在位 正義曰平王順文

歸在王位 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

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

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

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
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
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
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
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
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

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 傳順其
至別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
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
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立禮注云稱之以父
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
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
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
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
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
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立讀義為儀儀仇
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
不必然也 傳文王至王位 正義曰後世先祖
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
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
家然故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
稱歸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 殄資澤于下民 侵戎
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

我國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
侵兵傷我國家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
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

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疏 嗚呼至罔
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

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
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

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
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

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
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

又不能自立也 傳言周至甚大 正義曰此經

又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
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
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
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
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
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為犬
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
國家甚大謂犬戎也 傳所以至之致 正義曰
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
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
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
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
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
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侯在我惟祖

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

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父義和汝
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克昭乃顯祖

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弊之

汝肇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

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
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

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

我於艱難謂救周誅

疏

曰惟至予嘉 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

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
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
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
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日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至諸侯 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復歎而爲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 傳重稱至獎之 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白名朋友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爲孝 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 傳戰功至所善 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 王曰父義和其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用賚

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

故賜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

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曰乘侯伯之賜無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

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

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疏王曰至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

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

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

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傳黑黍至賜鬯

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

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眾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立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

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

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王

王

王

王

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
壘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即犧象壺著
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
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
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
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
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 傳彤赤至子孫 正義曰彤
字從丹茲字從立故彤赤茲黑也是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
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
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
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茲弓
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茲是弓
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
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
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
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傳
馬供至為度 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
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
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
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傳父往至自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居曲阜

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

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

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

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但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浦之夷

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敷

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

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礪汝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疏公曰

至不善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

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

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

言不善將得罪也傳伯禽至誓命正義曰禮

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

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大

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

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

之民案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言也傳今往至出之正義曰詩美宣

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浦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

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

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一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 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 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

飾鄭云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 傳備汝至功善 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牢之 杜乃獲 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

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 今惟至常刑 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刑 軍人惟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

杜汝捕獸之獲塞汝陷獸之穿無敢令傷所放牯
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
傳今軍至放牧 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
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
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
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
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牯牛馬
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牢之牛馬
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
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謂傷
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桎梏之桎
施桎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 傳獲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
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

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
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
之室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
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
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
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
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
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
或設獲其中以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遮獸獲作罰也

馬牛其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 祗復之我
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 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為失伍不還為 無敢

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

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

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峙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糒不相逮及汝則有

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

甲戌我惟築

摠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

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埋之屬

無敢不供汝則有

無餘刑非殺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不

疏 馬牛

刑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

皆斫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

不肯斫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

日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

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辟行則有隊伍勿敢

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踈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傳皆當至死刑 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糒乾飴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摠諸至之屬 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槓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槓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槓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槓榦也舍人曰槓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

徒云凡起徒從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槓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環城傳於堉杜預云堉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 傳峙具至殺汝 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逮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榘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芟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橐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春橐鄭玄云奴從坐而没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於罪隸春

人橐人之官也然不供榘榘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芟 正義曰鄭云芟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

遣三帥師往伐之

晉襄公帥師敗諸

崤

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

還歸作秦誓

晉舍

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

貪鄭取敗而自誓

疏

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

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崤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傳遣三至伐之 正義曰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 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穀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穀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

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公曰嗟我士聽無

華誓其羣臣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

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疏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伐

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

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

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

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

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

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言我至所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負即

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

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

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
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
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
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之謀人則

曰未就予忌

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

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

為親而用之悔前違

疏

惟古至為親 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

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
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
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
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
雖則云然尚
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佗佗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

佗佗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

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

明故也如有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如是則能有所**疏**雖則至不欲 正義曰言我前

容言將任之 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

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

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

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

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 惟截至有容 正義曰

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

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

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

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

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 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

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

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

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

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

疏

事

雖

則

至

不

欲

正

義

曰

言

我

前

容

言

將

任

之

容言將任之

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

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

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

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 惟截至有容 正義曰

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

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

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

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

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 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

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

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

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

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

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

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

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

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

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

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

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

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思斷斷無他技者

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思斷斷無他技者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思斷斷無他技者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學 利 足

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

人安我子孫衆人亦**疏**人之至利害 正義曰此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疏**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

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

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

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

也是人於民必能舍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

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人之有技冒疾**

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

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技藝蔽冒

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

人用之不能安我子

孫衆人亦**疏**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

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

使不遠於在上是人之不能舍容人也用此疾惡

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

校 公 用

孫衆人亦**疏**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

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

使不遠於在上是人之不能舍容人也用此疾惡

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

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

疾惡之謂憎疾患者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

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邦之机隍曰由一**

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

人机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邦之榮懷亦**

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危用賢則榮自**疏邦之至有慶 正義曰既言賢

誓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危用賢則榮自**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誓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誓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誓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誓改前過之意**疏**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机

隍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
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
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
誓將改前過用賢人者也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及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
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
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
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貞司庾遂
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
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
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熊本時習館藏版

嘉永元年戊申晚秋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發行書林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